

035



目 要

倫敦通信	埃及之夜	一付興奮劑	孔子之思想	東京之復興	日遊印像
------	------	-------	-------	-------	------

林頌河	用修譯	高殿森	關健南	翟毅夫	喻 鑑
-----	-----	-----	-----	-----	-----

南開大學出版社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發行

南開大學週刊



目錄

第七十六期

日遊印像

弟妹妹給哥哥姐姐的信

日本一般

東京之復興

孔子之思想(二)

一付與奮劑——讀進步派的人生哲學感

橈園讀書記(三續)

繩足略考

埃及之夜

不快之感

哀國魂

由忙說到 Scholarship

倫敦通信

校聞

投稿諸君：
以後賜稿，務請以
真姓名見示，以便於
發表後送呈報酬。至
發表時署何名，則一
任尊便也。
編輯部

喻鑑

黃子堅先生講
士李永慶合記

覆毅夫先生講
范士奎記

關鍵南

高殿森

晨風

文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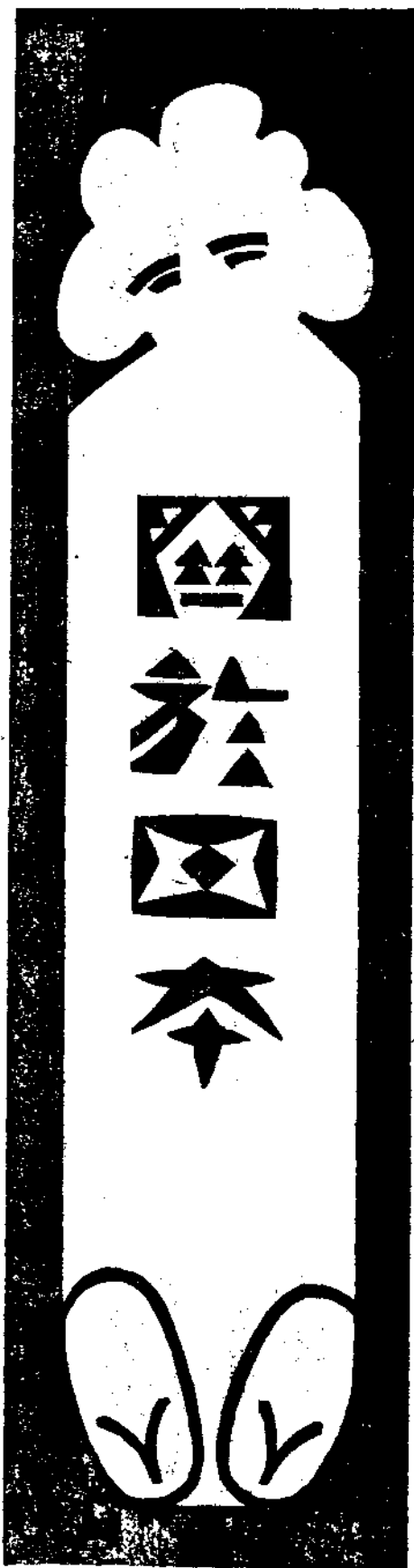
用修譯

新人

靜子

Y. T

林頌河



本校赴日考察團返校後，曾有公開講演三次，報考此行經過及所獲。諸先生又曾預定各撰一文，作比較專門之研究。惟遠遊初歸，諸待清理，而本刊又限於時間，不及久候，殊以為憾。茲先發表喻蘆湖先生日遊印像一文，及黃霍兩先生講演配錄。此外黃子堅，傅錫永兩先生尙各有一文，在起草中，不久尙可與讀者諸君會晤也。

編者 十二，二，

日遊印像

喻 鑑

一，一個奇異的民族

日本人真是一個奇異的民族。他們原是赤條條一無所有：在六十年前，世界各國且不知道有日本。那時他們的海軍，不過幾條木船；他們的陸軍，多是那些腰佩長劍，背負弓矢的武士；國內又有許多諸侯，攘地爭城，互相殘殺，紛擾不可終日。直到一八六九年，全國上下受了西方

潮流的激盪，知道非實行改革，不足以圖存，乃整理內政，吸收西洋文化，竭其全力，向着他們的目的前進。不數十年工夫，維新事業告成，戰敗中國，打倒強俄，竟一躍而躋於世界列強之中，號為「東方不列顛」。這實在是一件異常可驚之事。但是他們能長飛突進，決非無因而至。他們進步的原因，與其特殊之優點，很值得我們注意。近

年來中日關係，日形複雜，人之對我，調查研究，無微不至；而中國人到日本去留學的，人數的是不少，可是真正能認識日本，了解日本，能把日本人的思想性格，風俗習慣，與夫關於政治教育的各種情形，詳細介紹於國人的，還是不多。我們這一次能有機會，親到彼邦，一識「廬山真面目」，誠是幸事。但因時間過短，往返不及一月，言語困難，與日本社會未能發生直接接觸，當然不能有深切之體察。下列數則，不過憑個人視察所及，拉雜書就，作為週刊填充材料罷了。

二、新東京

凡到過大連的，莫不驚服日本人之經營能力；現在我們到了東京，看見日本人建築新東京之成績，更令人欽佩無已。東京於一九二三年大地震的時候，所有建築，大半破毀。據調查，其直接損失約五十萬萬元。地震後，日人即設立復興局；上下合力，募集債款，詳擬設計畫，預定施行步驟，期於六年之內，完成新東京建築。計擬既定，按步進行；果也六年期滿，工作完成。用世界最新之科學技能，合之以日人最高之組織體力，從敗垣頹瓦中，偉

大壯麗之新東京，于最短期間，巍然出現了。現時東京實不愧為現代國家之新都市。道路寬廣，交通便利，巍大建築，鱗次櫛比；如學校，醫院，公園等，莫不應有盡有。我們到東京的時候，復興局正預備結束，該局舉辦之展覽會——陳列新舊東京之比較圖片——正值閉幕，深以未得一見為憾。但從他們的報告，我們知道新東京之建築費用，由政府支出者至八四七〇〇〇〇元，由地方支出者至八二六〇〇〇〇元，可以知東京建築規模之宏大。一六六〇年倫敦大火。一九〇六年美國舊金山地震，據說災情雖重，也沒有日本地震那樣利害。但日人恢復舊觀，反較他們為快，日人對此，實足以自毫了。

三、文化事業

日本文化可分為兩個時期：一為輸自中國時期，一為輸自西洋時期。論到他們本國的文化，實在是空無所有。但是他們有一樣好處，即是能熱心接受外來為文化。從前很虛心領受中國的教訓，對於中國的制度文物，崇拜備至。現在他們知道這一套不適用於現時環境，乃又用尸等的熱忱，來吸收西方的新思想，新學問，新文明。他們雖然

沒有創造能力，沒有出過什麼大科學家，大思想家，大文學家，為世界所重視；但他們的模仿本領却非常之大。西人所有的他們亦盡有；西人所能的，他們亦盡能，日本總算可以稱為現代國家裏的一員。

他們對於文化事業的努力，依我個人的觀察，有以下這幾項：

1 注重科學 日本因限於天然資產之缺乏，很想乞靈於科學，解決他們的經濟問題。所以從小學起一直到大學，對於科學之設備，無不特加注意；對於科學之研究亦特別加以鼓勵。若東京之理化研究所僅為一私人團體，基金至五百餘萬元，研究員至二百餘人，專刊品合國內國外計五十餘種，其成績實足驚人。

2 學術研究 日本大學多設有研究院，鼓勵學生研究高深學術；對於全國教授及博士們，有特殊成績者，則有學士院以崇榮之。其他私人機關或團體，專為研究某種問題設立獎金者，亦所在多有。因是日本圖書館事業亦特別發達。東西兩帝大各有藏書將十餘萬卷，國立府立市立圖書館規模也多很大。再有足為日本學

術界生色者，為東洋文庫，足稱為全世界研究東洋問題用書最完備之一圖書館。

3 出版物 日本書肆特別的多。新書舊刊，專門著述，或應時論文，屢列滿架；觀者環立任意取閱，這是日本特有之現象。因為讀書人多，所以出版物亦多，因為出版物多，又引起一般讀書人之興趣，知識上之食糧，因是不至缺乏。

4 報紙 日本報紙種類多，價目賤。全國人民幾人人讀閱報，幾無人不閱報。若大阪每日新聞，每日出版竟至一百五十萬之多，而中國資格最老之申報，日不過十餘萬，相差之巨若此。

5 展覽會 我們在東京雖不過十餘日，但是在這十餘日中，在東京舉行之展覽會，同時不下十數處。若帝展，若佛展，工藝品展覽會，無線電展覽會，陶器展覽會，漆器展覽會，或獎勵美術，或提倡工業。觀者男女老幼，摩肩接踵，這實在是日本文化向上的一種表現。

四、兩種生活

日本是個秀麗的國度，日本人是個愛美的民族。○全國多佳山水，風景至美。我們一路由下關乘車東行，但見一面是山岡陵起伏，自成邱壑，山上多植松，間以楓樹，紅葉青山，大有江南晚秋氣象；一面是海，極目遠望，海舶魚艇，風帆點點，出入于波濤浩淼烟雲香霧之間。山流自石罅衝激而下，便成瀑布；山下的平原受山溪的灌溉，多闢為農田，農村錯落，點綴其間。房屋多整潔，門前多藝菊柿，秋黃滿目，煞是好看。至在城市之中，日本人的愛美性，尤見顯露。商店門口之招牌，古色斑斕，獨具匠心；上等茶寮之食具，一杯一碟皆仿古密。公家花園，私人園林，一花一草，莫不位置得宜。他若裁製盆景，堆插生花，尤見日本人之絕技，總之；凡到過日本的，看見日本人之優美情趣間靜意態，當可知道日本人的生活，實可謂「美」的生活。

在日人生活上具有偉大的力量，要算是他們的宗教信仰。日本多廟，在名山勝地，梵宇固多，即在塵市鬧海中。神堂佛殿亦所在多有。日本人愛逛廟，一半固為娛樂，藉以遊覽天然風景，同時亦為朝拜，求神默佑。我們到日

本各處遊覽，常常看見男女老幼，合掌低頭，在神前喃喃有詞作他們的禱告。在廟裏一個佛龕上，或者一個廟柱上，可以看到無數的紙片貼在上面，那是燒香人的名片；在佛前柵欄的橫擋裏，又看見縛在上面的許多紙揭，那是燒香人求神的禱告文。在各廟入門處，有無數的石燈，排列在兩面，那是一般善男信女的「獻燈」。還有木牌矗立廟前，上書捐款人的姓氏及錢數，這都足以表明日本人對於信仰之誠摯。

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即「美」的生活及信仰生活，也是日本文化裏兩樣最大特質。日本之所以能進步，能奮發有為，全由求「美」的一點觀念出發；而日本之堅忍，勇敢，犧牲精神則全由信仰心出發。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是值得吾人贊美的；但在物質方面，日本人的生活實在是太苦了。全境皆山，平原極少。一般人過的生活，全是海岸生活，及山岳生活。如中國之廣大平原，一望無際，在日本絕對沒有。從前在農業時期，閉關自守，風俗儉樸，生活簡單，人民茹苦食貧，當足以相安。現在日本已入于工業時代，人口日增，地力已盡。而本國無原料，無市場，一旦遇到

意外，工業不振，商業蕭條一般勞動階級及知識分子，同有職業恐慌之虞。百物昂貴，生活程度日高，既竭力追隨西方，實逼處此亦無法回頭。于是上下交困，公私窘迫採取消極方法，提倡所謂「緊縮政策」，以期節省耗費，是非日本人之不善應付環境，實在由于天然限制之緣故。現在日本人之生死問題，全看對外發展，能否順利進行！

五、維新事業成功的主力

日本維新事業成功的原因很多，但是最要的主力，不得不歸功於教育。

日本之教育，可以算是發達，特別是科學教育。但是他們尙未能到「爲學問而學問」的地步，他們所注意的，完全是在應用方面及技術方面。日本的教育制度，整齊畫一，無以復加。教授方法，多用注入式，中等學校及小學每班人數多至五十人，學生以熟讀教科書及筆記本爲能事。從這幾點看來，我們總以爲日本教育未免太機械，太死板，太忽略個性教育了。但是我想他們當然也有他們的理由。我的解釋是日人要用最經濟的方法，以造成最應用的人材，目的是在求速效。在日本學校裏，各件設置，都有特

殊目的，且都能達到他們的目的。拿英文一科來舉個例罷：

日本的英文教學法，完全注重翻譯，如其拿會話，作文作標準來批評，日人之英文教學，可謂完全失敗。但他們的目的是在輸入西洋文明，而最好的方法，就是翻譯，所以各校英文仍佔很重要的地位，而教法還是不變，這實在是日本想把他們整個民族，在最短期內完成西洋化，把歐人數百年間所研究之結晶想整個拿來應用，一方面顧到經濟，一方面又須顧到時間，於是他們所注意的乃在智識之授與 (Information of knowledge) 不在「能力之發展」 (Development of power)

政府爲進行便利起見，負起責任來，所以學校的課程編製，教材標準，政府規定，全國遵行，方法雖可批評，效率實屬甚高。現在日本所以能在數十年內，形成近代的國家，教育之力量當然不小。將來日本如國有餘財，民有餘力的時候，他們對於教育政策，一定是要改變的。

四年的義務教育現在業已完成。據說日本人不識字的，不過百分之一二。據最近調查，男子受教育者，百分之

九八·五三。女子爲百分之九七·三八，國庫負擔經費，年爲七千萬。這較諸任何歐美國家，可謂毫無遜色了。

六、我們的問題

總起來說，日本國家是一個治理之國家，日本社會是一個向上的社會。像一家新發戶，全國上下，勤勤懇懇，努力於建設的事業，組織有秩序，做事有條理；一切設施，政府提倡於上，人民響應於下，事無不舉，舉無不成，這是深深值得我欽佩的，雖然他們的貪得性，島國的狹隘性，不時流露；對於中國鄙視之言論，奧夫幸災樂禍的心

理，尤其令人討厭。且目光四屬，睥睨一切，將盡其全力以圖北進，國人對彼仇視之心，自必與日俱增。不過我們要知道，虛言親善，固是不必；從事仇恨亦屬無益；五分鐘之熱心，更足以顯示我中國人之沒出息。今後我們的問題是應當對於日本多多研究。他們所以能形成現代國家之主力，究竟何在？他們的政治上，經濟上，及社會方面有何危機？中日不能了解之原因到底在那裏？日人好言共存其榮，到底中日彼此需要互相依恃之程度何若？語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努力罷！

弟弟妹妹給哥哥姐姐的信

大學部的哥哥姐姐們：——

從前我們學校人很少，只有四十多人，覺得地方很空。自從暑假以來，添了許多小的同學，校長又從美國請一位先生，要行新教學法。但是要用大的地方，玩具也要多才行；我們沒有那麼大的地方，那能行呢？中學大學女中都有很好的房子住，我們小的同學沒有房子住，怎樣行呢？現在求大哥哥大姐姐們替我們想個方法，怎樣能給我們蓋房子呢？

南開小學全體學生啟

(原信在秀山堂公佈欄)



日本之一般

黃子堅先生
永慶合記

「一般」是一個日本名詞，就是「大概情形」的意義。我們這次遊歷，所得很多，簡直說幾天也說不完，今天不過先就我印象最深的幾點講出來，其餘等以後再談。

日本人是一個冬天打開冰洗涼水澡的民族，那種咬定牙根的幹氣，叫我們不能不佩服。我們中國這種隨隨便便，稀鬆懶懈的性情，是需要這種氣來刺激一下的。

我們先從釜山說起，也說諸位隨着我們旅行一次。由釜山渡海峽到下關，而後西京，東京。我們到釜山是早九點，車將要到時，就有人來替照顧行李，到船上領，每件七分，一點也不爭執。

到了釜山，所有的客人，都自然的排成單人長行，預備上船，非到開船前半個小時，船門是不開的。

從下關換車向西北走，鐵路一面是山，一面是海，中間是小豆腐塊兒的田地，這時日本的氣候很有點像江南，

滿山松杉之外，別的樹也正綠着呢，但其中雜着幾棵楓樹，還有許多柿子樹，赤葉紅實，點綴其間，煞是好看。將要割稻子的時節了，農村都很整齊，是證他們的生活很富裕。

西京是在衆山之中，到了晚上燈火耀煌，十分華麗。白天可以看見街裏泉水很多，有點像我們中國的濟南。西京有現代城市交通之便，而無現代的忙碌匆匆的樣子。

由西京到東京，一路上的平原較大，農民也比較更富足，橫濱東京間往來的車非常之多，交通極具便利，人民顯出異常忙碌的樣子。東京除去皇宮，古松和戰壕之外，其餘的都是一個近代的城市了。

在日本到處可以看出是一個治水國來。它的改革是從上向下的，就是一切公事，都是下行的。就以文部省（教育部）來說吧，在上有一個文部大臣，其餘凡是一部分的

事情，就要委派一個官員去管理，很能盡職，處處爲人民施惠，日本雖然沒有作到美國林肯說的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但至少已經作到 For the people (爲人民)了！但有人說這些官員多爲貴族，所以他們盡心竭力去作是爲他們貴族本身，而不是爲人民，然而這就不是淺膚的旅行者所能看出來的。

日本政府不但對於它的成年國民負責，並且對於在母胎裏的國民，已經很盡它的保護責任。如市政府設立的相談所，指導孕婦的衛生方法，和保護胎兒的方法。小兒出了世，有奶吃，那是沒有問題了。如果未有奶或奶不足就將它交給乳兒所，在那裏它可以得著很好的奶吃，並且收費亦很低微；小孩在三四歲的時候，正需要人來保護和引着他玩，婦女們因爲作工，所以晝間常常將她們的小孩子託給託兒所代照顧，到晚上工領回，依然可以享受她們的親子之愛，小孩長到五六歲，必須入學校，受義務教育。如此一看，政府對於一個小孩是多們盡責呀。

現在我可以大略講一講日本的經濟情形，因爲我不是個學經濟的人，所以我所見到的，也許是淺膚，前面我已

已經說過，從下關到東京，沒有大平原，都是些小豆腐塊兒的稻由，它的出產既如是有限，它的原料當然仰張着外國的供給了，就是它的製造品亦得運到外國來銷，這個國離它最近，又有的是原料，那就是我們中國了，

日本近來很鬧着失業的問題，據調查東京失業的人就有十萬之多，但最使人驚訝的是在失業者之中大學畢業生很多，這實在是很可以注意的一件事，工人的不滿意，最厲害的也不過暴動，但是那種暴動是容易制服的，然而這些智識階級若是不滿意于政府的時候，那就難免有大規模的運動發生。

在日本百貨店中有一點很惹人注意就是其中的貨物，百分之九十是本國出產的貨，僅僅有百分之十，或許不到，是舶來物，然而要是走進中原公司看看，則百分之九十是舶來品！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日本百貨店中的人，比中原公司大減價的時候還要多，一羣太太小姐們看着華麗的衣料，都紅了眼。日本在歐戰時忽然發了一筆大財，因此大家都闊起來了。但是現在發財沒有從前那樣容易，而慾望仍不

感，想緊縮也緊縮不下去，將來或者成爲日本一個大問題，這是很可以值得我們注意的，以下我要說些表現日本人的精神的事情，初看好像瑣屑，其實件件都有很深的意義。

到日本後第一件令人感觸的事是他們的活動，緊張。失業的人雖多而少閒的人——很少像街上那種手拿烏籠而逍遙自在的在街上走的人。他們無論什麼事都好像是慎重其事的，就是旅行，他們也真在那裏「行」，在那裏「看」，而不是如我們一般之所謂消遣。

個人是如此，其他不論私人的或政府的組織也如此。當我們在東京那幾天，僅就我們所知道的，每天有十幾個展覽會在那裏同時舉行，而同性質的展覽會又因門類不同而同時又在多處舉行。我們曾到第十次帝國美術展覽會參觀一次，人極擁擠，據說每天參觀的人，最少時候是四萬人，最多可到二十萬人！固然，到那裏去參觀的不一定人都是對美術有興趣，但他們都是在緊張的狀態之下動着，都是在慎重其事的動着。

還有一種現象可以表現日本人的活動，就是旅行人之

多。我們每天出去參觀，總遇見許多起旅行的團體。上自很老的男女下至幼稚園的小孩都要去旅行。我們去的時候正是楓葉將紅橘子將熟的日子，所以到處都有紅葉狩，「蜜柑狩」的廣告，鼓勵人去旅行，旅行的人也真有。日本人真不辜負山水的風光。

政府機關也是如此活動着，緊張着，我們曾到文部省參觀一次，在極不講究的公事房中，他們人人都在那裏忙他所應做的事，都現出一種緊張狀態。像從前北京各部的職員，每天坐在公事房裏拿着份報看，那是決對不見的。辦公的是這樣，招待我們的那幾位「司長」也是這樣。談話的時候，雖然我們說中國話的時候完全不懂，尙有待舌人的傳譯，但他也在那裏很注意的聽着，決不現一點鬆懈的樣子。

如果有個機器可以測驗人類筋肉的緊張的程度，那末測驗結果，日本人緊張的程度，一定要比中國人高得多。日本的筋肉時時是緊張的，而中國人的筋肉則時時是鬆弛的。這也難怪：中國的社會生活，個人生活都時常有衝突現象，都乏定準，在這種生活之下的人時時苦於徬徨莫知

所從，務獲與猶豫的時候肌肉自然鬆弛而「提不起勁來」

。另一種原因，是體魄的關係。日本人的體魄實在比中國人強得多。學校裏對體育之重視，也遠在中國之上，中等學校每星期體育有七小時，課外運動不計。又他們的運動為激烈的，如「擲道」——即中國所謂的「角力」——「劍道」——即比劍，但都穿上特製的衣服，時常打得頭破血流——都是他們鍛練身體的方法。東京有一個商業中學，他們在一個依山近水的地方去買了一塊地。他們以為住在城市裏太舒服了，所以每年寒假都使學生到那地方去受凍，同時還要打開薄冰，跳下零度以下的冷水裏去洗幾回澡。

在交通上也可以看出日本人的緊張狀態。日本火車時間極準——有世界第一之稱。我們會看見火車時間表上有「十二點二十五分二十五秒」之紀錄。火車時間表上而注明秒，在我們總以為多此一舉，然而日本火車真會一秒鐘不差的到站。普通車準時到站，特別快車更準。特別快車候點在三十分鐘以上，車站負退票之義務，這是別處沒見過的。

以上拉雜說了一些日本人的活動，緊張。緊張固使日本人成功許多大事，同時也造成他們一個弱點，就是神經

，過敏，容易驚慌。

除了活動與緊張之外，還有一個現象也令人注意。就是日本與自然奮鬥之猛烈。從薄礮的地力裏，他們要榨給養五千餘萬的財富。地震毀了的東京，他們要造成一個更好的都市。你看東京的上架電線是個⊙形的。我以這個太極圖是日本人有意與自然戰爭而得了勝利的象徵。你再看看日本的農村。我們在日本走的地方雖不多，却從沒見到一塊空地。日本除了高就山是大海；高山與大海之間有時雖可見到一些豆腐似的農田，也都是收拾得整齊齊齊，令人一見生美感，田莊是整齊的，農人的住宅也是整齊的。這種住宅多圍以籬笆但他們籬笆，不用樹枝或其他植物編成，而以天然的樹列成，再加以人工的修飾。處處在表示他們的愛美，而同時也現得出他們在愛美之中還要將自然編排一下子。在日本，自然是吝嗇的，而日本要比自然還利害。

他們能征服自然，同時也能征服自己——人性中的自然。他們自制力極強，見到一件事，非此不可；實在不行，剖腹一死。日本人自殺的很過。他那自殺的哲學，好像是

「自少我的生命在我手，自少我聽我自己的話」這點說好了是他們能知行合一，說壞了是他們「死心眼兒」。

說到「死心眼兒」，想起幾件有意思的事情來了。他們雖非此處所謂「死心眼」的舉例，也可以見日人心理之一斑。我們在大阪的時候，有兩個便衣警察來找我們，他們開頭一句話就是「聽說你們南開大學是北支反日的中心」。我不知道他們說這話是什麼用意，我知道這話毫無用處。而這兩位先生却既聽說就當面說出。我想：淨論外交日本決幹不過中國人。太死板。然而人家的國家有實力啊！

日本人極信「修身」一科，他們以為修身是訓練青年道德唯一的途徑，既信之，他們也就力行之。所以修身在學校的功課裏佔很重要地位。他們又死心踏地的信忠君愛國之說，尊天皇如神聖，在女學校裏尤甚。每週都要向御真容行禮，每星期一晨要集全體學生於天皇御容前行敬禮，並讀天皇的詩。這種辦法，在多疑好辯的中國，決不行的，就是勉強行了，也是敷衍。然而在篤信不疑的日本人真實的皇室中心主義或者還有很長的命運呢。還有一件事他可以見日人心理之一端。日本小學教科書，全由文部省

編纂。因此這次到文部省參觀時會順問一下他們編書的方法，他們只答以「交給十二位編纂官」。再問他們如何編，他們就現出奇異的樣子來，（聯翻譯帶局長）似乎以為交給十二位編纂官去編，不就完了嗎？誠然，在他們的例行是天皇命令文部省，文部省命令編纂官而已，編纂官就盡忠盡實地去編纂。決沒有什麼可疑的。日本的政治這一條綫從上往下，所以思想也一條綫從上往下。

別看他這一條綫，有時也一條綫得可怕。日本人認定了他們要與歐美媲美爭衡，簡單極了，就是要不弱於歐美，歐美有的他要有，歐美會的他要會；海軍他要比英美，工商業他要比西洋，陪着本也得要造自動車。你要有精神的眼睛你一定看得見日本頭上的汗珠。

在日本人與西洋爭衡之中，冷眼人也看得出他們的 Inferiority (complex)。支那人和西洋人說我小，好，我「大」一個給你看。不錯東京的街道真寬，寬得過火，而大街之中還有小屋子。有一次我同一位日本人談話。我正說我們南開是個小學堂同時張望屋子的四週，他聽了問道「你說這屋子小麼？」記住了日本要大，最嫉人說「小」字。

現在我要說日本現代化的程度了。日本有大的機器工業，同時也有小的手工業，而且數目不很多；商業方面他有大的企業，同時也有小的舖子——賣日用品的舖；這足証日本的工商業還沒到十分的資本化。很可笑的是在東京街市上，與電車汽車並行的還有牛車，不過只見過一次。戲劇也如此，佈景極佳而情節則很簡單。日本的建築近來已多西式。但因為地震及火災關係，這西式的建築日本化了。一般的形狀都是前後不一或左右各異，不是我們所見的整整齊齊的一片，蓋在一個房頂之下。如此則雖發生地震或火災，損失的只是一部分，決不會全毀了。

日本一般可說的很多，但因時間關係，只說到這裏。個人看了日本，發生兩種感想：

日本所以有今日——在世界列為五大強國之一，不是他運氣好，不是他地勢好，而是因為日本人天天在那裏努力，在那裏幹。為要造成今天的地位，他們會流了許多血，出了許多汗。所以他們現在的地位，完全是他們用血

汗換來的，他們的幹固可欽佩，但我們也不能因為他們的日進不已而自怯：為我們的生存計勢必與之爭。不過我們要認清：爭不是「恨」所能成，也不是口號標語所能成，要緊的得幹，還得要認清楚了他們。所以今後我們對日本不必恨，也不必做什麼幻想，應當用緊張的態度，慎重的精神，對日本下一番研究的工夫。

至將來對待日本，我以為不必用戰爭——用戰爭反到未必成功——最好方法是以經濟制勝。日本可以算是工業國，但國裏沒原料。煤鐵要取自中國，材料要取自中國，製造後還要銷之中國，所以日本的工商業，可以說大部分依中國而存在。假若中國經濟方面有相當組織與力量，那末要對付日本，只須一方面不供給日本原料，一方面不販入日本貨，這麼一辦我們自然要吃苦，然而日本人也恐怕要聽話。



東京之復興

霍毅夫先生講
范士奎記

今天所要報告的，並沒有什麼專門的技術，乃告訴諸位以日本人幹的精神：它處在很困難的環境中，還能夠奮鬥出來，實在叫人佩服。

日本的地震是在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其實這次地震，並不算怎麼大，以前也有過同樣的地震，不過因為這次的震動，而起大火，所以顯得災情特別重大，被災的區域，約計一〇、五〇〇、〇〇〇坪，佔東京全市面的百分之四十四，全市人口為二、二六〇、〇〇〇，死五八、〇〇〇，無家可歸的約一、三八〇、〇〇〇，這時日本很貧困，經過這樣大的損失，據揣測非二三十年不能恢復，但是咬定了牙根，努力幹去，在九月十二日政府就下命令，佈告人民，重新建設更好的東京市。

但是先要定一個計劃，(Plan)但發生兩個問題：

第一、東京應當採取方格子(如美國紐約街市)或者是蜘蛛網形的格式呢？(如巴黎的街市)

第二、區劃整理問題 Re-plotting 地震前的街道佔全市土地百分之十七，現在要增加街道，運河，橋梁，公園等，以利市民，估計須增加百分之十的土地(震後要佔百分之二十七)，約比震前多佔一百餘萬坪，此土地應如何取得？

自然要從人民手中拿過來，普通方法自然是政府用錢買得，但這時又有三個問題發生：

一、現時日本政府無多大財力。
二、百萬多坪土地作為街道，房屋即須少建，人民失其居室。

三、祇讓近路旁的土地，他處不讓，勢不平均，則很

困難。

然而日本想出一個法子打破這些困難，（其實此即普魯士人 *Ordices* 的法子）譬如一萬坪地，原來以一千坪為道路，現在增到三千坪為道路，乃將原來九千坪地平均抽出一千坪造路，在此九千坪地之房屋，成比例的縮小，是各家都吃一點虧，損失頗不多，并且政府規定若每家之損失在百分之十以內者，不予賠償，因為重新建設後，所漲地價，不止百分之十也。

但是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即因修路須佔房子，所以須要搬家，共約三十多萬所房子，限幾年搬完；有時因搬家房子要壞，更要將不整齊之土地，都劃成方塊，各家的損失，政府按價賠償，雖然如此，人民也難免吃虧，但人民有犧牲的精神，各自忍痛，以完成政府的計劃，所以在短短的七年中，而有如是驚人成績。

這次僅是造路，就需兩千多萬元，但是日本政府無錢，人民亦不富裕，乃先請歐美各專家計算東京市的價值，據云在十年內可漲到兩萬萬元，并且在十五年內，地價可以增到一倍，據說到一九五〇年，東京地價可以值五萬萬

元，因此日本政府咬定牙根用大利錢借了一筆外債，建設新東京。

以下再講一講社會事業：

地震毀了百餘所小學，現在恢復後，比從前更好，職業介紹所，東京共有二十多所；為男女工人設備的有託兒所，白天他們去作工，將小孩送進去，到晚上下工後再領出來，這在英美都成為勞工上很大的問題，工人的小孩死亡率很高，而現在在日本倒有了解決，此外更有官立的當舖，專為便利貧民，一分利，而普通當舖則須三分，東京市共有十二所，公家設立的 *Simple Home* 為一大所房子，內中可以容數家，賃資極廉；女人的工作室 *Women's Work-House*，專為幫助貧寒婦女，使在此種室作工。

東京本有上野，淺草，昆谷三個大公園，但又增加了三大公園及五十一所小的公園 (*Play Grounds*) 佔地約一四、〇〇〇多坪。

東京之運河，舊有十一條，地震後共延長一萬四千四百米達，新鑿一運河，計二百九十米達長，運河之寬從三十三至五十五米達，餘則由一。八以至二。一米達，橋梁共一百多座，其中有六座最大，所用材料，皆係其本國自造，其他如地道，空中鐵路皆有，完全是近代城市的規模。

日本在七年中，把東京能够恢復到這程度；實在因為政府人員的忍辛茹苦，人民愛國的熱誠，抱定犧牲個人的利益，而成就國家的光榮，這點拚命幹的精神，是足使吾國人士之猛醒者。



孔子之思想(二)

關健南

——孔子思想之體系

一 孔子思想之淵源

孔子思想中心——仁——之本體，已如上述。顧一時代思想或一家學說之組成，決非憑空而起，自必有其淵源。不考其源，無由知其本，不推其流，無以明其用。然則孔子思想之淵源究何所自？論語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又：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據此，則孔子之道，蓋述古也。然則古者何？則堯舜文武之道也。中庸：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然則堯舜文武之道，又如何？堯舜文武之道，天道也。胡

以云乎堯舜之道即天道？此可以人類精神進步之過程及時書所載証之。蓋人類精神進步，有一定之過程；其始也，但見「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所，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舉而見其功。」（荀子天論）於是，由驚奇而懷疑，由懷疑而思求其故，遂以為默默之中必有主宰之者，而神之觀念於以立。然宇宙之間，物物衆也，物物必各有其主宰，於是而有多神之觀念。繼又見夫物與物之間，各安其所，無相奪倫，念其所以能致此者，必更有其總主宰，「夫是之謂天」。於是「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咸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口鼻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

謂之禍；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謂之天政……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天論）於是古代「天治主義」之政治於以成立，而「天道」遂為古代思想之中心。此與Comte「實證哲學」Philosophie Positive中所稱為人間知識過程之第一階段——神學時代，人間的一切，大率依「神」的觀念理解之，正復相同。試再証以詩，書所載。

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堯典）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皇陶謨）

「天敘五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全）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湯誓）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洪範）

「惟天降命肇我民」（酒誥）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召誥）

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皇矣）

「昊天不僖，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節南山）

「天命不徵，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十月之交）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昊天疾威，敷於下土……」（小昊）

（小昊）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蒸民）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昊天有成命）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板）

右之所引，雖僅十餘條，（梁任公曾摘錄詩，書中表現天道觀念者計共八十條餘，裁之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中）

足可窺見古代思想，係以「天道」為中心，而應用於倫理教

教之上；而詩，書乃係堯舜文武之遺文，故曰：堯舜之道

，即天道；而孔子所述亦即天道也。

二 「仁」的概念之成立

雖然，孔子固未嘗言天道也。論語公治長篇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更就論語全書考之，雖有「惟大為大」「天之將喪斯文」「天

生德于予」之語，而「天道」究如何？則固未嘗言也。孔子既

未言天道，然則孔子思想淵源於「天道」之說，殆不可成立

矣乎？是不然！蓋當孔子時代，人類思想，已因種種原因

而趨於「性」與「天道」之說，已因種種原因

，而有變遷。西周之末，王政不綱，時代夷亂，編者滯淫之說，在事實上往往適得其反；同時因人類知識進步，理性開拓，對於舊日天道的觀念，亦發生懷疑，子產有「天道遠，人道邇」（左傳昭公十八年）之言。蓋此時期之人類思想過程，已進入（○）日。所謂「形而上學」時代。一切倫理政教及自然現象之解決，不復求之於神，而求之於哲理。故老子立說，以「無名」（老子第一章「無名，萬物之始」）為萬有之原理。孔子則將「天道」抽象化，創為「仁」的觀念，以為萬事萬物之原理。是則「仁」者實天道之化身也。不特此也，在孔門遺書中，亦可尋得「仁」出於「天道」之證據。中庸：

「天命之謂性」

性即仁也。孟子：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天生民而使有則，所謂「則」者非天道乎？在天為道，乘之於人則為仁矣。宋儒程明道在其識仁篇中解仁，以為：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誠探本之論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道原在育萬物，在人羣發而為宰制羣倫之大法則政治也。述孔子之政治觀。

三 孔子之政治觀

孔子之政治觀，純乎以仁為基礎。孔子欲實現堯舜太平之治，而布善政於當時，藹然此心，正從「仁」之一字迸發而去。梁任公謂「孔子言『道』言『政』皆植本於『仁』」，其言大足表現孔子思想之中心。蓋「仁者人也」。人，即「人格」也。鄭康成釋「仁」解作「相人偶」。以人與人相與，而後始有人格之可稱也。

人與人之單獨關係，如父子關係，夫婦關係，兄弟關係，朋友關係，及處身沙世，待人接物等，此皆屬之倫理範圍。故倫理上之種種表現，亦即人格之表現。然而人不能離羣而獨立，聚人而成羣，則關係愈複雜；關係愈複雜，則宰制羣倫，亦必有其道。於是政治生焉。論語曰：

「政者正也」

正之之標準。則羣倫之總人格也，亦即「仁」也。「仁」

之推而，則爲「忠恕」。論語里仁篇：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曾子釋之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一者仁也；忠者良心之在己者也；恕者，推己以及人也。梁任公以今語釋之，則爲「同情心」。推此心以治民，則爲仁政。論語言政如：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篇）

「子曰：爲政以德。」（爲政篇）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公冶）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節用也，愛人也；使民以時也，先之勞之也，行之以忠也，非仁人之用心乎？孔子主張之政治如此，試再觀孔子所最反對之政治。論語：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此處之「政」，指法制禁令言。法制禁令刑罰之不足以化民，正以其動機不仁也。故孔子反對之。於此可知孔子

之政治觀，全以「仁」爲基礎也。

仁政擴充至極廣之境界，換言之，即宇宙間大人格完全實現而爲圓滿相時，即禮記禮運篇所云之「大同世界」。

其言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婦。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四 孔子之倫理觀

大同世界，原係孔子政治思想之最高鵠的，在事實上殊不易驟然實現。然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反之須從小處作起，先完成小我，以求實現大我，故先從人類關係上作起，以仁爲基礎而建設倫理觀。禮運：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下一弟字同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謂之人義。」大學：

「……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

，止於信。」

所謂慈，孝，良，弟，義，聰，惠，順，信，者與「仁」實同質而異稱，亦不過緣於名之不同，蓋語其本體，則爲「仁」，因名設義，則爲慈，孝，良，弟，義，聰，惠，順，信也。梁任公以爲「仁」之適用於各人之名分者謂之義，所謂「各人名分」者，即人與人相與之關係；而義者即由人與人相與之關係所產生之人格也。顧人格何由定？定之以名。荀子云：「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蓋實者物之自性也，名者人之所稱也。每一事物，鉤稽出其屬性，而命之以一名，觀其名而知其名實，然後循名責實，方有「是非同異離合」之辨，是非同異離合辨，而後「道」與「志」方有「行」「通」之可言。故正名之旨，所以裁量天下事理，使不違仁也。

五 孔子之人生觀

孔子之倫理觀，從「仁」道衍出。已如上流；孔子之人生觀，則只在完成一「仁」字。倫理觀，係就人與我之關係而言，人生觀則專就「我」而言也。蓋即個人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對全人類，各應取何種態度也。果無論對任

何方面，均是均合，則人格於以完成。此等人格修養之條文在論語，禮記中，隨處可以發見，不過皆係斷片的，執其一端，殊難窺見全體。但在論語學而篇中，却有一章，頗可認爲孔子最具體，最完整，所表現之人生觀。其言曰：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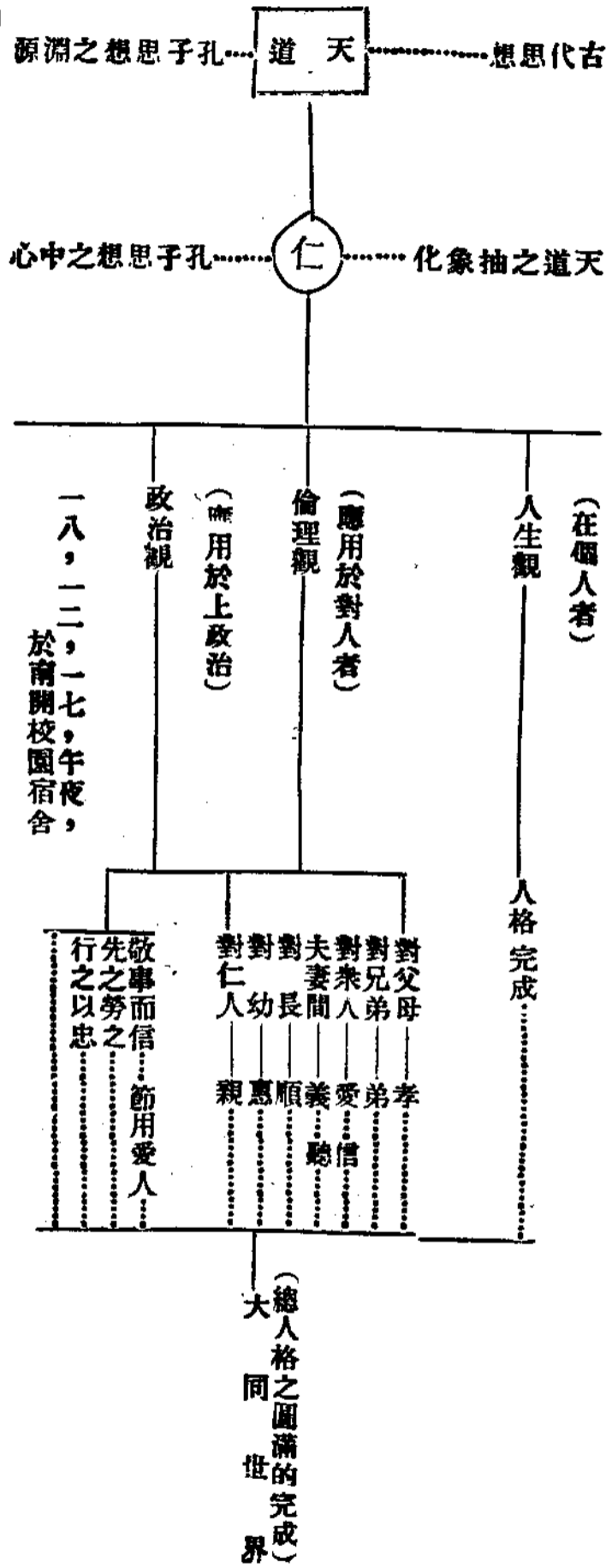
歸納之，祇是「行」字，而「行」則歸本於至善。蓋「孝」乃人子對於父母之一種本乎天性本乎良知之行爲。「弟」乃對於手足之一種本乎天性本乎良知之行爲。人與人之關係，自父子之倫始。其次兄弟之倫，再其次一般人。父子兄弟之關係，乃人倫之始基，故孝弟實爲「仁」之根本。推孝弟之義，及於一般人，則爲「愛」。其特稱「仁」者則親之，以期完成己之人格，蓋孔子以爲人與天地參焉，故人當法天以行。「天行健」故「君子以自強不息」。譯以今語，即既生爲人，即當本奮鬥精神，求所以做人；此即孔子人生觀之真面目也。餘如所謂「忠恕」也，「立人」「達人」也，無非「仁」之推行；「學不厭」也，「教不倦」也，無非求所

以成仁之路遠。總之皆不外乎「仁」之一字爲之基礎也。

六 孔子思想體系表

孔子思想，圓通廣大，三千年來，儒家著書立說，洋洋大觀，一一具在。右之所論，譬若管之窺天，蠡之測海

，瀟灑渺小。適足貽笑。雖然茲之所論，亦不過取足說明孔子思想之體系而已。餘俟有暇，當別著專篇論之。茲將孔子思想體系，列表附後，以終篇。



正誤：

第七十四期——孔子之思想(一)

第十四頁，上，第末行，第末字「欲」誤作「權」。第十五頁，上，第五行，第十二字「言」誤作「這」。同頁圖「仁民」誤作「仁兄」。



一付興奮劑——讀進步派底人生哲學感

高殿森

題前的話

人們怕談哲學，因為牠推動入微；我更怕談哲學，因為我是整個的門外漢，不過爲了課程的逼迫，不得不學一點，那知學了一點之後，殺興大發，不知不覺的又看了一點課外的東西——關於此派哲學——覺得脾味相和，煞投心機，我便大胆的公布出來，但是我要鄭重聲明的，就是：我不是談人生哲學，更不是研究人生哲學，我只是「讀」了一點此派的人生哲學，我不是討論進步派的人生哲學，我只是一點「感」——題目已經標得明白，此外的責任，我是不負而也不敢負的，因為「感」好，「感」歹，那就一定了！

* * * * *

因為有許多人是受了科學或實際事務的影響，所以他們只覺得科學所求出來的才是「真」，才值得人們的景仰和

欽信，他們以爲哲學不過是一種瑣屑無用的毫銓之分別，和在知識不能解決的事件上去打陰陽官司。這種對於哲學的意見，一半是由於誤解人生的正鵠，一半是由於誤會哲學所要達到的「真」和「善」。哲學所求的「真」是不能用科學求的「真」那個「真」字的意義來繩準的；我們可以這樣說：科學所求的真是「真智」，哲學所求的真是「真理」真智的條件是理確而用宏，真理是真智的樞母，是科學脫胎的所在。真理是抽象的，真智是具體的，爲其如此所以「動」能生「熱」的原理，儘可以無人注意，然而應用這個原理所作出來的各種機械，却沒有人不驚其功！真理和真智都有牠的「普遍性」和「孤高性」，不過真理的這兩種性質，深深地埋在人性的倉海裏，沒有仔細測探的工夫，不容易覺察着罷了。誠然，實感的物質享受，是人生應得獲，應追

尋的正大幸福；可是假使人類都能享受了物質幸福，「貧」和「病」也減到了可能的最低點，不覺就要在維持生活以外，去產生一個較有價值的社會，那麼在這時候，心靈的食物最少也要與身體的食物有同一的重要。所以論到哲學的價值，要專就心靈食物去求，也只有對於這種食物重要的，一視同仁的人，才能令他相信研究哲學，並不是一件妄費的工作，莫須有的枉舉。我們知道：未受過哲學洗禮的人，往往終身困在「成見」裏邊而不自覺，結果空犧牲了畢生精力，往往被「固執」給悶死，這種「成見」或「固執」是普通常識，和他所處的時間，空間底習慣信仰，及不經思索而得的觀念作成功的。在這種人的眼光裏，世界是固定的機械的，顯明的。尋常的東西，既不會引他們的疑問，而不習見的可能性，遂也為他們所預棄了。假如我們將事事詳細的思索一下，則極平常的東西，也要發生許多問題，為我們所不能完全解答。固然哲學也不是帶魔術性的學問，能實實在在告訴我們，什麼是他所引起的疑問之真正解答，却能提出許多可能性來，以擴展我們的思路，使脫離了習俗的羈絆，和「我執」的纏繞，牠不僅

擴充思想的對象，並且擴展行為和感情的東西，使我們作宇宙的自由人，不只是作成見的奴僕，和自己的自我。總之哲學的價值是：擴大我們對於可能的東西之概念，增加我們知識的想像，減少那鋼鐵人心，反抗思索的武斷見解，在行為上牠可以使我們公允，在情緒上，牠可以使我們平清，對於宇宙萬物，牠可以使人們用最尊貴的眼光，去選牠們本來面龐。所以哲學一方面雖減少我們對於萬物「確定」是什麼」的感知，他方却可以增加我們對於萬物「可」是什麼」的知識；又可以使從來未曾延過懷疑領域的人，排除那獨斷主義，並且指示習見的東西，彷彿在一個不習見的觀點之中，以保存我們好奇的感性。實在，近世科學的月異日新，何嘗不是好奇的感性的功蹟？因為許多人，正在疑惑哲學是討論陰陽參半的學問，是半涉玄談半屬幻想的知識，所以對於了解哲學上就不免有些防礙！

進步派人生哲學的重要人物，可以拿英國經驗派的 Bacon. 法國理性派的 Descartes. 和德國理想主義的 Fichte 來作代表。其餘的人，可以略去不提，因他們三位的影响勢力較大一些。他們的根本信仰，就是「自我」之真能，

自然界之全體是可知的 (Intelligible)，可治的 (Manageable)。「人爲」是宇宙的主宰，可以無止境的戰勝天然。雖然天然界的各個物體，都牢牢的把守着自己的位置，一絲也不肯放鬆，不肯讓步，可是只要你繼續進去，努力掙扎，荒涼的莽原，終久會變成坦路的。你屈順自然一步，自然便逼緊你一步；你肉搏牠，牠便可以變成你的馴奴，聽你改造，任你差遣；你的四圍漸漸的向着「認爲滿意」的領域中走。因爲「我」是活動而非靜止的，主動而非被動的。「我」操着一切戰勝的左券，因爲有我，所以才有世界，才感覺着人間的酸甜苦辣，才有聲，色及各種活動。世界的演進，還不都是這許多個「我」的幻身把戲嗎？假如我不信「我」的威權與能力，甚至太客觀了，以致疑惑「自我」之存在，則這些年來的歷史，是歸功於上帝？還是歸功於烏有先生？此派哲學（進步派）是積極的前進主義者，他們覺得在永遠追求之意志中，只有希望與喜樂，意志是人間的慈父，牠可以使一切都朝着「至好」方面中，他們是絕對肯定意志的人。我想人們對於人生誤解的原因，都是因爲「生死」問題的作祟。有的以爲人生寥寥數十寒暑，本來就

已經有「光陰荏苒」之感，從這裏邊再減去病，苦的悲慘時間，剩下的真正快樂日子，更屬滄海一粟，微不可思了。倒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時行樂，莫問來日愁苦事。楊朱的人生哲學出發點，恐怕就是在此。又有的覺得人生無論怎樣，也是以己之矛，刺己之盾，「人爲」的結果，只是增加生活的缺口，越彌補越不成功。與其矯揉造作的自尋煩惱，何如優哉遊哉的順天而行，這恐怕就是我國老莊似漫派人生觀的出發點。獨獨進步派的哲學家，打破了樂生怖死的偷生觀念；因爲他們以爲生死代續，正是人生的除舊布新，以進于較光榮適宜的領域，我們既然在這個浩茫的宇宙裏占了一個人的位置，我們就應當立定脚跟，咬緊牙關，謀有所建樹。苦樂本無一定的說法，只看接受人的如何而已。奔波的汗流浹背了。痛苦嗎？不！是我成功之前必須努力；前面荆棘塞途了，困難嗎？不，這是功成之途的必經路程，只要你肯往前走前面的境界，總比現在光明些，燦爛些，黃金時代，在將來不在過去的！

從歷史上我們知道，西洋中世紀的時候，耶教的勢力彌漫了整個的民衆，占據着人們的思潮的壟斷着人們的

想像的，盡是宗教的勢力，上帝與人間的關係，不是禮尚往來的友誼，而是森嚴的法律的，上帝彷彿是債權者，是審判官，是負有無上權威的君主；人民好像是負債者，是罪人，是俯首帖耳，惟命是從的臣子。上帝對於人們的獎勵和處罰，不以人民的功罪為標準，却專憑着教會所定的死板教條。「天國」不僅是功德可以換來的，上帝若不「施恩」，你依然摸不着走入的門徑，然而上帝的施恩，却又純依上帝的意志，這恰像在極端專制的君主國中，臣民的生命，幸和災禍，完全掌握在皇帝的手心，他是天地間的握最後權威的神仙，因此那時西方人的人生觀差不多都是所謂損道哲學的觀點。但是，物理學定律是不錯的，壓迫愈深反抗也愈烈，在這種耶教勢力盛行天、下之下，既無自由，可返「天城」，那末只有拿出自己的力量來，一刀一斧的去開闢路徑，以求建設一個「人間的天國」，進步派的人生哲學，就是這末一個產兒，異軍突起，毅然脫離了上帝的羈絆。可是此派的「人可以無限的知道及管理天然界」的念頭，仍然是受耶教所謂上帝的暗示，因為上帝也是一位有人格的個體，而且能運用他那無限的智慧與權力

來統治，來創造這個花花世界的！

自從文藝復興以來，各方面的變動，雖然很多，要皆由超自然而至自然，由神學而至人學。可是中世思想既失掉了真正價值，後此新學急待創造，恰巧當時正是英國 Elizabeth 時代，文藝政治，並駕齊驅，蓬蓬勃勃，正是思想界光輝燦爛大放異彩的當兒，而 F. Bacon 應運誕生，我們要明瞭他的思想，先要曉得英國的民族氣性。盎格魯撒遜人種的祖先，本來是北歐的蠻民，自從遷到英格蘭之後，和後來的 Normans (諾曼) 人種混合。腦受人，具有溫文豐麗的氣質，和土着勇敢任俠的風氣，全然不同。英國民族經過這兩個民族血統的混合，所以既具剛毅的性格，又有豐麗的氣質，結果英國人在一方面是活潑強健富于冒險性質，在另一方面却又謹慎練密，長于組織勢能力。F. Bacon 的哲學，就是一個好例，他有熱烈的情緒，却不失嚴正的態度，有沉痛的一定的主張，却又客客氣氣的不敢離開「懷疑」，他以為我們求知識的態度，應當捨開個人的好惡，專事外像的觀察，根據天然的事務，來找出確實的證據，再尋求原理原則，絕不可以憑着理性的推求，

強使自然之律令，符合我們的理性秩序。的確，凡是真正研究學問的人，都應當以所研究的對象爲本，擺脫開所有的「成見」和武斷，虛心的從事于客觀的探索勿急躁，不要抱着入主出奴的態度，誠誠懇懇的，把各個的現象，用歸納法來分析牠，來比較牠，抽出牠們的共同要素，求出一個單純的「相」來 (Form)，然後再求這個推論公例，公例發現以後，便是劈世的寶劍，可以控制萬有了。譬如打算研究熱 (Heat) 之「相」的人，應該先搜集各種熱的東西弄在一起，細心的無成見的考察牠們一番，再綜合起來，歸納出一個結論：熱是由於動 (Motion) 而生，好了，我們既然發現了「動」可生「熱」，那末物質界的現象，不就可以受我們的制馭了嗎？所以 Bacon 說：「Knowledge is Power」(知識即權力)，他極極主張控制自然，征服天行，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權威，人定可以勝天。諸位試想，我們大家有多少是相信自己的能力的？我們對於自己的蘊藏和自己的能力，似乎都沒有正確的把握認識，某門課功，考得得了個 A，便禁不住自豪起來，以爲我是近於那一科學問，我的聰明才力可以作出絕好的成就，不

幸而得了 D 或 E，那就沮喪，怨恨到極點了，以爲我是天生不擅長那一科，其實何嘗如此？人們往往對於自己能力小的認爲是大，所寶藏的少的，誤爲是多，所以往往因過於張大了自己所有技藝之價值，而不再深求；或因太小看了自己的努力便耗其力於小節而不用之於主要之處，此二種知識之路上大障礙，不知道湮沒了多少英雄豪傑？摧殘了幾多人間偉業？他 (Bacon) 說：「人的知識與人的權力，此雙生子，真常在一處」。知識之真正目的，不是僅僅滿足好奇心，安定斷決心；但也不是鼓舞精神，誇耀聰明，更不是使人巧於詞令，擬名譽和虛榮心。知識之真正目的，乃所以求尋(大部分的)我們在此世界所原有的主權及權力，這些主權及權方，可惜於呱呱墜地之時已被習俗，遺傳，環境及一切過去的潛勢力，從我們的懷抱中搆去了。但是呵！知識即權力，這個權力能致善，也能致惡，近世科學的進步，固然賜予我們了莫大的物質享受炸彈鐵鎗，也真正踏糟了許多寶貴的生命和財產，要是沒有倫理等學的襄助，來調劑人道的規範，則科學的進步，適亦見其戕賊人民耳。但是在目下死氣沉沉的中國裏，像 Bacon 這

樣積極前進的人生觀，實在是一付新興劑，雖其偏重實利，不無小疵，忽視美育，尤屬太過，然而捨短取長，實足一起沉疴！

法蘭西是「歐洲之花」；也是出產哲學家的肥壤，她是拉丁民族，兼有南方富庶文雅的氣質，佔有山明水秀的優美土地，所以生成就是藝術的國民，不單是哲學，就是圖書雕刻等藝術，別的國家很少能及得上的。哲學兼科學家Descartes 幼受法國這種優越環境的陶冶，早就秉有新穎的思緒了，不過當時宗教式的教育，十七世紀，羈絆着他的自由發展，後來從事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思想才漸漸翻新起來。可是始終脫離不了宗教的意味，他的一生也就處在這兩新舊思潮的激盪中，他的哲學，也就是揉和此二者而成。他以爲人之一生，宛如夢寐，什麼是非究竟，什麼「真假純雜」，都是茫茫然無由知的，所以如果打算得些真實的知識，一定得滌除舊念，重溯源頭，樹立一個中心原理，作評斷事務的基礎。因此他對於舊思想，學術及一切習慣，都起了很大的懷疑。可是誰是「疑」之主動者呢？「我」！「我就是」疑之自體，這絲毫不能懷疑的，所謂「

自我」者，到是什麼東西？Descartes 說：「Thinking

所以我說：「I Think Therefore I am」（我思，故我在），如果一個人願意明白世界之真相，必得訴之於理性，以少數的原理，推斷一切，這是他的中心思想。本來人類的感覺，有很多的時候，實同幻覺，這一層心理學上早已證明，譬如太陽在肉眼的感覺上看來，似乎是比地球小得很多，其實在我們的理知上，誰不知道太陽比地球大許多倍呢？所以「理性」才是最可靠的東西，這種重理性輕感覺的觀念，實在是我們研究科學的基本精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裏，請想一想有多少以耳朵代眼睛的事情？有多少以感覺爲主而臆斷的事情？我們便不覺大吃其驚了！

德國國民性是雄壯剛強而且智慧。所以他們的學者，大都豪放壯烈，具有超脫的見解。德國人的思想既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真可說是哲學的國民，富于思索和歸納的才能；凡是抽象的理智的科學，都要讓德人獨步，近代德國大名鼎鼎哲學家，特別的多，而Eichte 便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哲學色彩，純乎是他本國的表徵。德國人無論遇到什麼事情，必求澈底解決，經過的步驟，也預先排定，

然後再按步就班的作去。Fichte最注重義務思想，以義務爲天屬之一定而不可易。「我」之自由活動無非都是爲的實現此種義務，因而真實的我之存在，也就是這個永無窮期的義務。他很看重自我，以爲一切意志，無論如何輕微，必得經過我的一番創造，始非盲目；一切判斷，無論如何簡單，必須經過我的審查，始能真確，世界的存在，爲永無止境，永無圓滿之義務，我的唯一責任，也就是克盡這個永無圓滿的責任罷了。因爲他確信意志有最後的目的，所以他教人絕對的肯定意志。

自從科學發達以來，物質文明的陡進；可以說是一日千里，因之給與了人類兩種相反的影響，一個是物質享受的幸福，一個是物質戕賊的慘禍。現在的文明誠然是值得我們贊仰，崇拜；但是物質文明，是人類經營出來的結果，主人翁可以以應用牠增進幸福，同時也可以利用牠摧殘

文化之花，因爲這個原故，所以有許多人——特別是歐戰才告結束時的人們，便詛咒所謂物質文明，以爲得不償失殊失生活之本意，我以爲這種見解，不免有「坐井觀天」之弊。進步派的人生哲學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萬物皆以「我」爲起，爲止，和中樞，世界惟因有「我」，才會演進，那末世界進行的傾向——好與不好——都是這許多「我」造成的，現在的癥疤，是我們自己的錯誤，決不可因噎廢食，束手待斃。不能怨天，不必尤人，只顧我們的方向錯誤，或能力用在錯誤的道上了。人是不能沒有錯誤的，所以犯了錯誤，無妨大胆的承認。哲學的任務，就是打算減縮錯誤的危險，有時他能把這種危險縮至很小，使事實上都不及注意那就算是哲學的成功了。我相信「人」是宇宙間的主宰，然我却不敢說：現在人所造出來的哲學，是解決人生問題的十美工具！

一九二九，十二，三日寫完



梔園讀書記 (三續)

晨風

乾隆定興縣志十二卷

南開圖書館藏缺三卷

乾隆四十四年縣令王錫恩修。定興自金大定中立縣，至康熙十一年縣令張其珍始創志書。錫恩就原書增損而成。據其自序，事增于舊十之二，文省于舊十之一。觀其叙次蕪雜，漫無裁判，蓋亦不過虛應故事之志書而已。了無足觀也。

乾隆贊皇縣志十卷

乾隆十六年縣令黃岡竹修。贊皇自隋立縣，至明萬曆間始有志。然已久佚。此書亦粗具規模聊勝於無而已。大抵舊志積習相沿，其舛陋處固不勝枚舉；而最難索解者，厥惟人物風俗二門。夫人物之當志固也。然其採摭之源，必然明著，使讀者一望而可徵信。乃舊志於前史人物，則濫收名人以為光寵，而不問其是否確隸本縣。於

近代人物，則廣濫語調，累牘連篇，並不示人以從何采訪。此其一。風俗志則照例以冠婚喪祭分述。而不悟冠禮之慶已久，何勞踵此虛文？冠婚喪祭以外，豈遂絕無他種禮俗可述？乃於可以無述之風俗必不肯缺一門，而於不可無看之風俗反不肯着一字。甚矣流俗之難悟也。以余所見，能免此兩病者實鮮。

紀人物最善之法，莫如按族姓以定世系。例如贊皇李氏之在唐，定興鹿氏之在明清，代有聞人。正宜詳為編列，以昭其淵源之有自，且攷見家族盛衰之由。如曰徵文考獻，此真是矣。何必東塗西抹，一鱗半爪，復強立孝友忠義諸品目以塗附之乎？以此見深州風土記立人譜一門之有深識也。「此志中最可笑者藝文一門。唐代李氏，文采彪炳。若每人所作詩文皆予列入，則僅會昌一品

。蓋已不勝其載矣。如此註一漏萬，毫無意義，不如其已。

又事紀中載李術公問休咎一節。史術公一生事蹟昭然區字。若謂鄉里所關，不錄其大而錄其細，何歎？即以瑣事而論，唐宋人所紀術公伏聞亦不知凡幾。豈修志者概未之見耶？

光緒贊皇縣志廿四卷

光緒二年令周晉堃修。號爲二十四卷，中有一卷止二葉者。誠如章學誠所譏矣。

靈壽縣志十卷

康熙乙丑監生傅維標修，縣令陸隴其訂例及撰序，靈壽之名見於先秦，自漢以來爲常山一縣。而據凡例，舊志修於萬曆丙子者缺略不全，修於康熙壬子者草創未就。文獻之不足徵，抑可慨矣。此書於佛老寺觀標關邪崇正之義，概削不載，是殆剛其獨特之見，而不悟執筆爲史者不宜以偏見掩事實也。又其主張削樂毅報燕王書而以左傳序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爲尊孔子。已爲章學誠所駁。其原文亦在附錄志議中。

卷一所載方音一節，與贊皇縣志，如出一手，輾轉抄襲，良爲可怪。

卷一又載社里一節有云，按平山縣志云，明洪武初目里社爲鄉，尋改爲社。又云，按此依舊志以各村莊分隸各社。惟東關新安各社無專屬之地。蓋十二社如江南板圖之法，東關新安如江南活圖之法。今則十二社皆互相過割此社之地可推入彼社。不獨東關新安爲然，非復舊制矣。大抵里社之制有板有活。板則地畝不亂，活則徵糧便易。二法各有利弊，隨其弊而救之可也。由此可知里社制度之變遷。

鹽山新誌三十卷

近人縣人賈恩絨撰。不著刊行年月，亦一失也。其叙列云，所志篇著十六，而綱總以四，不襲正史，不避創格。曰疆域，曰法制，曰文獻，曰故實。規模稍異於舊矣。又云鹽務有志防於明之嘉靖，再修於隆慶。其書久佚。今可見者，僅康熙十九年之本。乾隆中修而未刊。名曰鈔志。亦復不可得見。茲編以同治志爲據依，間亦采及康熙志。故其書創多於因。綜其所長，蓋有二焉。叙

疆域沿革無附會之詞，一也。能多製表，事豐而文者，二也。然其所知亦有至焉。其建置篇敘學款有涉恩怨之語。按傳世之作，宜嚴公私之辨。范氏與郡志涉及家世，已非著書正體。況於標榜一己乎？一也。又於教育制

度多所評議，微論其非是非之公；則專以著書體裁而論，此種評議豈可盡邪？二也。至人物分目，為歷來陋習。饒泰吉海昌志例已略道之。此書高掌遠趾而獨不能脫此窠臼，三也。然方志得此，已為上乘矣。

纏足略攷

文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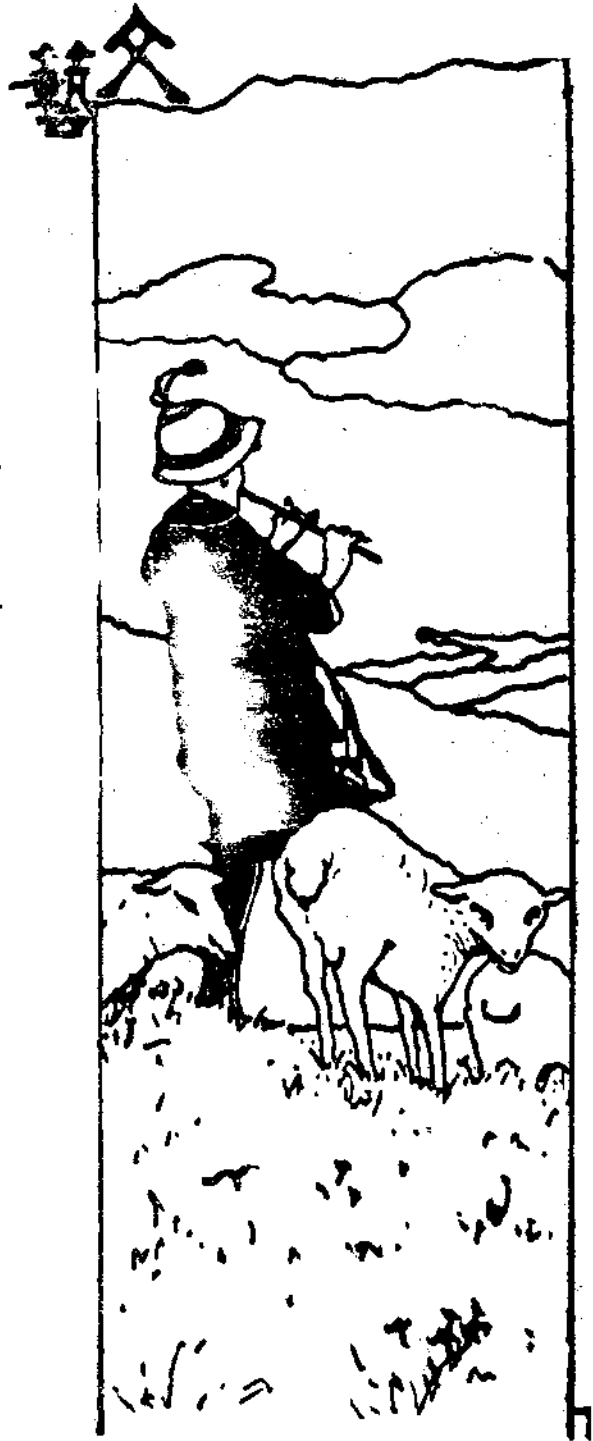
在我們這既老且大的中國，對於男尊女卑的思想，已有數千年之久的歷史，直到民國誕生，大唱男女平等，現在已大有成績，雖只有少數人可以享到。因為男尊女卑的惡因，產生出許多女子取悅男子的技術：楚宮之腰，漢宮之髻，不一而足。其中最慘無人道的要算纏足。

考南史中的齊東昏侯使潘貴妃行走在為她所鑿而貼在地上的金蓮花上邊，說是步步生蓮花。有許多學者都承認這是纏足的第一聲。到唐朝玄宗時候，楊貴妃那裏球飾口的雀頭鞋長僅三寸；這不過宮庭中的一種奢靡，不成一種風尚。況且尺減四分，六寸膚圓，我們可以曉得并不見得如何的纖小。

五代時宮嬪纏足，使向上作新月狀；立意出奇漸增形式的美；這不過貴人如此。至於民間盛行，約在宋代；看蘇東坡先生的菩薩蠻詠足詞，就可見其增進的程度。元代起在朔北，不以纏足為一種風尚；但以後漸受華人的薰染。於是在曲詞雜劇裏面，常用三寸金蓮的形容。及至明代，宮人都穿上邊刺著小金花的尺樣鞋。於是纏足之俗風行於全國。

經清朝到現在雖然小部分的人已脫這種苦惱，但是大多數，婦女還正在加緊其工作呢！在我們這勵精圖治，文明日進，思想新穎的老大中國，在三數年內想完全解除，是不可能的！因此這些受纏足害的女同胞們，若不是自己努力解放，恐怕還要多嘗點纏足的滋味！

十二月十八日晚於第一宿舍



埃及之夜

我正是在亞力山大城裏的漠漠萊德 亞莉舞場裏喝咖

啡。話匣子正發出幽淒的愛情歌兒，好像那熱情已消失在二十幾年以前了。舞場內是擠得滿滿的沒有空座了。我剛喝了不久時進來一位衣裝非常華麗很漂亮的上等人。右眼上架着一隻獨隻鏡向週圍一望，隨又放在左眼上重望一遍。不知道他是不是看見了我便一直向我這裏走來並且坐下招呼我了。

「我可以請教閣下一點事情嗎？」他用英語問我。

「請不要見怪，啊……我是說十分謝謝你。」我說了，

我是非常驚訝的。

「我要點咖啡和蔬菜，或者還另外要點，等會再說。」

「請教？」

「我在作汽車買賣。我是大商業家。所以在疲倦後休

息一會。」

「很好，很好！」

「但是我今天有點煩惱呢！我的妻子離我走了。她是在法國生的，我是生在白路德。我叫亞伯漢 孟都沙。是里凡很老的一家。我底煩惱從來沒有告訴過人，但你看你

E. F. Goitein
川 修試譯

像是很富於同情，所以坦白地向你公開了。喂，伙計……他們簡直不懂上等話。」他用亞拉伯話問火計要東西。但那侍者只是冷笑着答應很流暢法國話。亞伯禮孟都沙又將他的獨眼鏡放在眼上對我說道「你或許會詫異我為什麼有了煩惱還在這裏喝咖啡吧？原因是我還要活下去呢！我的事業需要我生存着！啊，我說自己的事太多了。你或許已經結過婚了？」

「我還未結婚呢！」

「上帝賜福給你了。」

有一秒鐘他沒有說話。我獨自喝我底咖啡，話匣子唱得似乎益發悲咽。

「聽聽音樂是很好的呢！」孟都沙又說了，「在這些野蠻的地方是沒有上等人可聽的音樂。我在巴黎時是每天晚上都要到歌舞場去的。我底妻——她現在不在這兒，她很懂音樂，她使我更愛好音樂。我很喜歡普希泥（Puccini），你呢？」

我告訴他我對於普希泥的意見。在這時候各樣菜都來了。

「這橄欖是為你要的」，他說，我高興你底同情。你一定陪我吃。這兒是小塊麵包，不大新鮮但還可以吃！啊，對於普希泥你是贊同我底意見，那很好。但我以為華葛娜（Wagner）不大好，你知道我曾聽過他底（Marriage of Figaro），我——」

「你不是說華葛娜嗎，是不是？」我非常婉和地說。

「不是，不是，啊，是，是，我是說華葛娜。但不是Marriage to Figaro 讓我想這曲名。他似乎在追憶什麼又在吃菜蔬。」我想起這曲名了。是荷蘭的飛行人

（The Flyingman of Holland）

「是 The Flying Dutchman」

「是的，是是。那調子我聽過無數次了。我妻說這很富於日耳曼的氣息。我很贊成她底意見，因為她於音樂的知識很多呢！你贊同我對於華葛娜的意見嗎？」

「我很喜歡華葛娜。」

「啊，這是很對的。你養有馬嗎？」

「沒有。」

我底兄弟是很會養馬的。他於賽馬很有興趣。在開洛

所有的馬場。他都帶着他的馬去參加。他贏的錢真不少。你記得「綠彼得」的勝利嗎？那就是我底兄弟的馬。他是從英國一個貴族那裏買來的。這馬有很光榮的過去哩！你如去到開洛，我一定介紹你給我底兄弟。」

「謝謝你。我是纔由開洛來的。」

「啊，很好。你還沒有吃呢，請隨便吧！」

「謝謝你。我真的是——」

「他們不會向你要錢的，我請吃呢！」

「我到並不這樣想，但是——」

「啊，這是很對的。你們的國會如何？」

「很好，謝謝你。」

「自然，閣下是保守黨了。」

「不一定。」

「國會裏的急進派是不大好呢！保守黨對於人民很合式。他們有相當的歷史。急進派是到處破壞，到處劫掠。即使對方的力量很堅強他們是什麼事也不能作的。鮑爾溫先生，他不是很穩健嗎？我沒有看見他的壞。他是很受人民的爱戴吧？」

「他還算受人民歡迎。」

「英國人的意志是很健強的。我覺得我很敬愛英國人。并不因為閣下是英國人我才如此說，不過是我直覺到這樣罷了。我妻底妹妹在她逝世前曾在英國結過婚的。阿，你或許要看看我妻的像片吧？」

他取出他底很講究的手巾擦擦手指頭，然後掏出皮夾來抽出一張微笑而胖胖的女人像片。

「我底妻，」他很驕傲地說，同時我很驚訝地注意到那像片。他堅確地說：「亞伯漢孟都沙太太。」

「這像片很好呢：」我說。那像片的確是很好。

「啊，你也崇拜她。每個人都喜歡她呢：但是我今天爲她十分痛苦了。我想她是對我不生氣了。這事我是不能責備她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和另外一個人走的。如果是真的，我終會毀滅我自己。我自殺了。什麼也沒有了。我會先殺死那個人，但是我底家裏不願意。我底家找還很留戀。」

我想截短他的話頭。這真够受了。於是急將咖啡喝完說道：「哦，我希望你底悲愁——哦，不會延長的，我很

抱歉我要走了。再見！」

他立刻站起來用絲手巾擦擦嘴。

「我同你一道走一會吧！」我驚奇地說不出話來。

侍者走過來給我一張賬單，孟都沙急忙地搶去，用那我從未聽過的最好的亞拉伯話罵道：「你這笨驢，你瞎了眼睛？你這蠢漢！你這不會聽話的笨東西，『你將賬單給與我底客人？一定是要我來訓練你們怎樣侍候客人麼？你這無用的東西？』」

我聽到這許多罵的話很有趣。那侍者也毫不在意靜聽着一直到罵他無用的東西。這點給他刺激似乎很大。「要我報告經理嗎？」侍者用法國話說，「你詬罵我並且侮辱我——在這位先生面前？你可以罵我無用的東西，先生，這是莫大的侮辱呢！」

「我十分謝謝你，」我說「但請不客氣！」

「這是很好的，但閣下以後還可以請我呢！」

他發完了怒，給了錢伴着我走到他的車子旁邊。

「閣下住在什麼旅館？」他問我。

「希望你不要以為我是來坐車子的。」

你一定請進來。你真是富於同情，你滅除了我底痛苦，假若不遇着閣下，我底悲寂將會陷入更深的境地裏。你將我底憂寂消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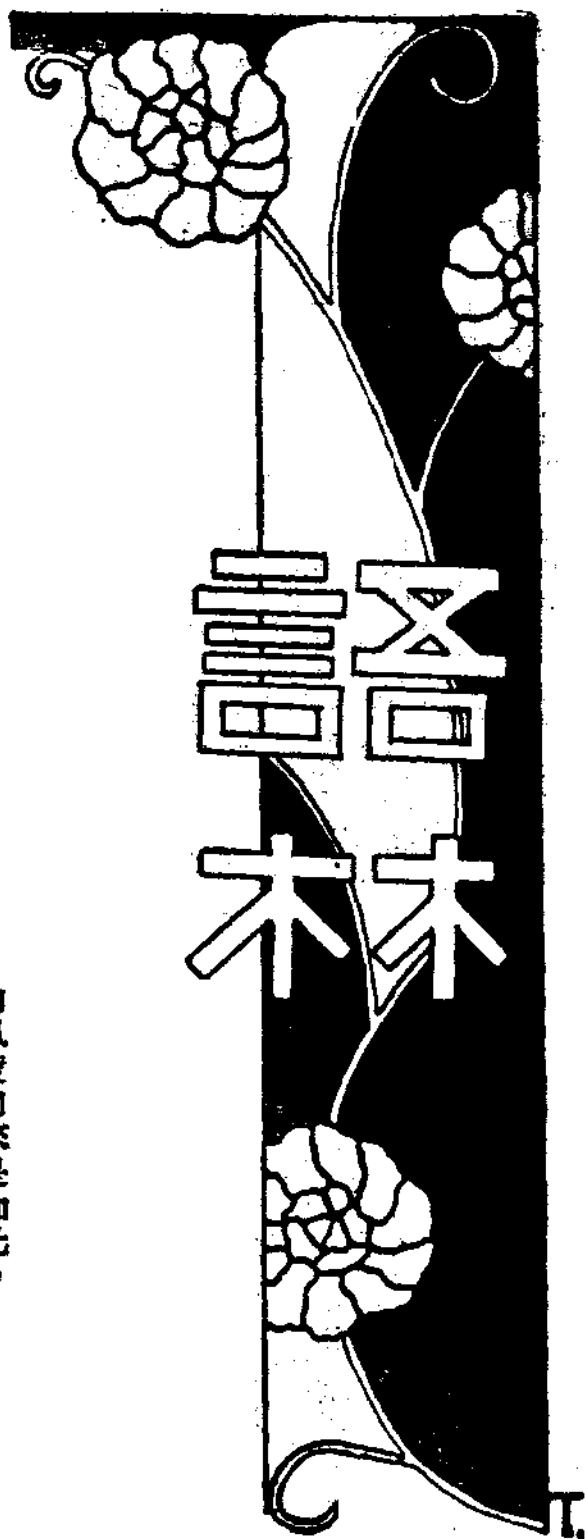
他——一種求情的面容看着我踏進他底車子。

到了我住的旅館門前，我感謝他底盛意，不告訴他如果他到倫敦我是很歡迎的，但沒有留給我的住址給他。

「請稍等一等，」他說，「那架車子就是剛才你坐來的，我買成八百鎊。我願意只五百鎊售給閣下。我並不圖閣下作買賣，但我異常地愁苦呢！我能得到五百鎊，我將犧牲了時間和金錢去追蹤我底妻，帶她回來。這是一架很華麗的車子，纔五百鎊……」

譯自 O'Brien 編輯的 The Best Short Stories of 1929

第一冊。——譯者。一九二九·十二月。



不快之感

——圖書館——
新人

來到大學以後第一件使我滿意的是我們底圖書館。而使我第一個生起不快之感的也是圖書館。

一個新來的學生到了圖書館怕都有不得其門而入的感慨。櫃台內的先生們又似乎有一點「官味兒」，「尤其是在我這個新來的學生有凜然可畏的感覺。如果要躬身下氣地問問一問不知道的事情，「那不是規則」。這意思就是說「規則」都載明了，你看去罷。這且不管：新學生終會成爲舊學生，不懂的事也終會懂得的。自然而然的，我們大國民

的風度向來是如此。

圖書館藏書很豐富，設置很完全，這當然是實在的。並且承盧老先生的捐助得了這座大樓，有了一個寬大的閱覽廳，應當知足了。我還要來責備求全。那在黑屋子裏說風涼話的說法總不會加在我身上吧。——然而我終是在提防着。

「書庫」，是要得到主任的條子才能進去的。因此只在圖書目錄上找書看是常常感到困難。現在這本目錄還是好幾年以前印的。這幾年以內自然買了不少新書。說是有 Cards 可以查，而 Cards 有的，有些目錄上也有，有些新的東西却查不出來。就是可查，也不如自由地到書庫裏去

看好了再借要省事，方便得多。

其次是圖書館的雜誌了。好多日子以前看到中國學生第八期各大學圖書館內中西雜誌的比較，我們所有的洋文雜誌是一六七種在國內各大學中佔第八位；中文雜誌是一四七種（？）——在國內各大學中佔第十位。我們洋文雜誌已足夠我們這些啃書本子的學生隨時翻閱的了，並且也的確確有一百餘種。但我們仍然感到一點美中不足，各幾種著名的美國雜誌：Bookman, The New Message, 我們還沒有。Dial 雜誌停刊後，再沒有見到替代它的。這裏在無形中又減少了一種好雜誌。

說到中文雜誌，真是可憐！如果向外宣傳要說是我們有一百四十多種，那未免言過其實。本來國內的出版界和外國比較一下，就已經是落後到幾千尺，而我們圖書館裏的中文雜誌更落後了。

兩三個月來我在圖書館見到的中文雜誌至多不會過五十種。五十種中間除了幾種商務出版的雜誌及其他零零碎碎，斷斷續續購買的一二十種而外其餘的怕都是贈閱的了。在這五十種數目中還有幾本是南大和南中的週刊哩！

中文雜誌所以少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我不知道。若說是經費不夠，那末訂一份洋文雜誌的費至少可以訂五份中文雜誌。洋文雜誌可以訂百餘份而中文雜誌却寥寥數冊。

洋文雜誌陳列了六七架而幾本中文雜誌却擺在兩個牆角下。中國出版界固然落後了，但總不至於連百種都收不齊吧？若說是中文雜誌不配看，那又不知道什麼雜誌配看？我們的希望很小，就是希望能盡量地訂閱中文雜誌——最低的限度：中文雜誌的數量應該和洋文的相等。

那附屬在圖書館內的閱報室，也有幾句話礙在喉頭。

那一份英文大陸報往往是幾天一換，簡直是成了一份『幾日報』，有時見了一號的報，二，三，四號的不見，却又見了五號的，然而這是日刊。還有兩三份日報也是一過好多日子不換。如十二月二日的天津民國日報到此文章成時還未換呢！請算算是多少日子了？

十二月十八夜

哀國魂

靜子

望得見時代的人總會起來追趕時代；望不見時代的人

將會以爲時代在他的後面了。

時代之流狂瀾澎湃沖過一切空間延展，一世紀，一世紀，走向無限去。——現在已是第二十世紀了。我們低下頭去看看我們中華民族却怎樣：僵死似地安眠在兩三世紀前底泥層裏。世界隨著時代下去了，去遠，望不清了，——在視線裏消滅了。中華民族這時默然說：「這不是好麼？我們安靜了；沒有『前進』那個可怕的，令人驚心動魄的東西來打擾了，朋友，我們且下：去尋找我們美麗的人生；我們盡是陶醉在那裏啊！」

時代永遠走下去，中華民族永遠遺留在泥層裏。嘻，你可笑可恨的木乃伊，若非我記錯，那個英國大作者確說過：來到中國真好像遇到了他們前幾代的祖宗一樣。好福氣的中國，啊——你可知道你已經是一個沒有活人的墳墓。上一代的中國人，我們不問，我們不忍去責備他們，並且也沒有責備他們的必要；我們現在把中國無窮的前途希望，都放在這一代的青年肩上試試吧！這是中華民族的國魂啊！中華民族的國魂，就這樣千鈞般壓在中華青年的肩膀上。

果然上天真是不絕中國。一個生在二十世紀，有望到

時代機會特權的中國青年說：「是的，中國是個十八世紀老不死的老頑固。現在是二十世紀了；過幾天，是二十一世紀了。不自由，無寧死！我要解放了，Epicurus 纔真是我們的救星啊！……」這是中國現代青年的呼聲與要求！

啊，啊，青年，我中華民族的青年。我嚴重告訴你一個消息吧：中華民族真要絕望了，無望了，不久就要消滅了。全世界人類有十六萬萬，消滅去這四萬萬不長進的民族的生存，在全世界上又算是什麼失損？但是，青年啊，中華民族的青年啊，你的先祖五千年前含辛茹苦，爬越帕米爾高原，東下崑崙，不消亡於山川的險阻，不消亡於和苗族的競存，更不消亡於大河的汎濫，萬險千難，經營營謀，替我們立下四千年古國底基根。但是現在呢，終要消滅了，而牠底消亡却僅僅由於他們五千年後的子孫自身的不肖，中華民族的青年啊，你可有以對你赤身裸體爬過帕米爾高原的先祖麼？我爲你無顏，我爲你泣血！

現在你也許以爲這些都是無聊的夢囈吧？一個民族國家底滅亡，並不是都由於大刀闊斧底研殺盡啊！國魂既已

消逝，僅剩下一個半盞的軀殼，誰能確說牠將在什麼時候要在地圖上變色呢？西羅馬帝國的滅亡，還不是一個好例子麼？羅馬誠然不是一天成的，但是羅馬也不是一天亡的啊！我們看現在中華民族底裏面：上層青年無限追求酒肉和幻夢，同時反映出下層民衆深深陷入愁窮與苦恨；誰能不承認這完全了古羅馬帝國滅亡底條件呢？

我們張眼看看我們兄弟的古國吧，埃及只留了厄羅河畔的金字塔，巴比倫早已化作無人的曠野與廣場；東方的印度也在綿羊似地被北歐蠻子嚼食着無瑕的靈魂。現在呢，祇剩得我們中華民族在風雨飄搖下自了殘生！

啊，Demosthenes 已經一去不返；但是啊，希臘已重興於巴爾幹。你太平洋畔的中華民族呢，現在正被強隣肢解和凌辱；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的青年，却還迷醉於感官的桃色幻夢，消遙於荒涼的殘城廢墟！

中華民族的青年，我敢問一聲，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由忙說到 Scholarship

Y T

天是陰的並下雨，屋子是黑的，雖然有一盞慘白的電

燈，我希望我所要說的話不是風涼話，雖我在這「昇平」時代，說話就有被認為「風涼話」的險。

過了三個月大學生活的我，只感到大學生活的「忙」與「燥」，這只是我們這裏是如此呢，還是其他大學也有同樣的境況？我不知道。這裏生活死沈，感到的，恐怕不只是一個人。

仔細觀察之後，你就可以發現個個人都是忙碌不堪。宿舍裏有不少的人在死抱着書本，夜車室裏通宵紅明，圖書館內有時則又擁擠不堪。男同學方面是如此，至於女同學方面則不得而知，據說大都是抱着死臉書本的主義，比男同學有過之無不及。

在這樣的時代大家能安穩穩的多麼幾本書，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不過凡事有利必有弊，利之所在，弊亦難免。同學們彼此的漠不相關，課外組織的消沈，團體生活的鬆懶，麻木，大家精神的頹廢，不振，這都是在我們這個圈子裏不能隱諱的事實。——至少我認為是這樣。假若不是我神經過敏的話。

這裏的同學我覺得個個都是聰明人，每有一件關於團

體的事務發生，除了少而又少的幾位同學肯犧牲自己的精神與時間去辦理外，大家多是袖手旁觀，甚或死抱着書本不問不聞。不必舉什麼別的例子，即以週刊而論，同學方面投稿之不踴躍（這是聽編輯先生說的）即足證明我言之非過。我們這裏女同學佔全校人數六分之一，而在已出過的三期週刊裏竟沒有女同學的一篇文章（這也是聽編輯先生說的）這究竟「是不為耶？」「是不能耶？」我不知道。據說也是因為死抱書本的「忙」。

忙，忙，忙，「忙」字代表了我們生活的狀況。忙的什麼？為什麼忙？這都是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從同學的談話中，對於這兩個問題，我得來一個解答。假若不是我看錯了的話，我覺大家都憧憬着同一個榮譽，忙的是書本，分數，為的是一個名利兼收底獎品的獲得。說清楚一點為的是 Scholarship，雖然也有例外。

「下列諸生……成績優美……免學宿費一年……以示鼓勵」註冊課的身身佈告貼出之後之後，我相信至少在每一個同學的心中立下了一個私願。那就是：拋下一切課外的工做，死抱書本以冀 Scholarship 的獲得。Scholarship

所願予的少，而求的多，因此大家免不了要「競爭」，宿舍裏的死抱書本，夜車室的通宵紅明，圖書館裏擁擠不堪，以及團體生活死沈，都與 Scholarship 有相當的關係。

Scholarship 的願予，的確是鼓勵學生努力的一個好方法。據我所知的——假若不錯的，Scholarship 願予是以「成績」，換言之「分數」為標準。「分數」究竟能否代表學問，這是不配討論的一個問題，分數得的多，未見得學問得的多。平時不用功，臨考開「夜車」早車，甚至「通車」的結果，也許能得到一百分。這一百分能否證明已經得了一百分問題，我不知道。標準既係「分數」，因此大家重「死書」而不重「身體」早車，「夜車」，「通車」以及死抱書本的結果是：面黃肌瘦，弱不禁風。南開的教育是四育並重的教育。南開健兒是四育並全的健兒，Scholarship 的願予也是須要的一種鼓勵方法。不過以拙見所及，Scholarship 願予的標準應當不偏重於任何一方面。固然我們不希望 Scholarship 願予一位身體強健而腦空空的人，但我們不希望願予一位頭大身子小的人。假若 Scholarship 願予的標準是「德智體群，四育並重」的話，我相信那些富有

Scholarship 熱，換言之努力資本的同學，把死抱資本的注意力分一點到自己身體的鍛鍊，及團體生活的改善方面去。

這是我的一點拙見，自然難免沒有謬誤的地方。毫無半點攻擊任何人的心，這是我要聲明的。在這「見忙」麻木，「枯燥」，「沈寂」的狀態之下，希望大家努力尋出一條走向活躍生活之鄉的捷徑。

一九二九，十二，十四風雨交加時

更正：

七十五期「語林」欄內，「關於女人」一文最後一節有「女人是水做的」一句內，遺「水」字，特此更正。

鳴謝

孫家珂君	捐贈	郵票五十分
李養性君	捐贈	郵票五十分
陳寶明女士	捐贈	郵票一百分
龔祖瑛女士	捐贈	郵票一百分

出版社經理部啟



倫敦通信

林頌河

林君頌河，大學部一九二六年畢業同學也。初服務於北平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本年夏應英國東方學院之聘，至該院任中文講師。出校同學之執教於外國大學，林君或為第一人歟？本篇原為私人通信，惟所談則不盡私事，因擇錄而刊之。

永慶附誌

……八月二十日離平南下，九月三日乘日輪白山

丸西渡，沿途過香港，新加坡，檳榔嶼，哥倫埠 Colombo。

，阿典 Aden，普賽 Port Said，那普爾 Naples 等處，均曾

登陸遊覽。地域氣候不同，人民各異，自東而西，變化殊

有趣味，香港，南洋，頗有中國景象；哥倫埠，即屬印度

，阿典為純粹非洲沙漠地。普賽地域小而街市甚佳，已為

完全歐化之地。那普爾風景絕美，不愧為意大利名城。古

城邦貝 Pompeii 即在其附近，曾與同船客人利用停船時間

，前往一觀。往日歷史與電影所聞見之古跡，畢現眼前。

該城舊有人民，酷嗜酒色；街巷中酒店林立，富人家中畫

壁至奇，竟有一幅謂入重於金銀而甜於水菓，真屬妙想。

十月六日船抵馬賽，本可入市遊覽，因同行汪君與約同乘

早車赴巴黎，致不克往。是晚在巴黎寄宿一夜，翌晨即乘

車來英，下午四時抵此。法國繁華地竟爾錯過，不得不謂

憾事。

途中生活，雖有暈船之苦，然因中國學生多至七八人

，終日聚談，極易消遣光陰。三等艙有賀小姐者，為中比

混合種，姿態絕佳；設在天津，熟又大呼「皮吃」不止矣

。

到此十餘日，適遇會憲孚君隨時照應，稍減作客之苦

。……東方學院開學已一星期，弟所授功課爲墨子一小時，三民主義一小時，日用官話八小時，程度淺近，絕對無須預備。擬藉此機會入英倫經濟學院讀書，入校手續正在交涉中。三年來學殖荒蕪，生活安適，重慶學生生活，頗有無窮感喟！生當老泉發憤之年，竟無勇往直前之志；銳氣消沈，言之愧嘆！

此間生活費用較之國內高約四倍。現住之旅館，適在英倫熱鬧區域。每星期三十先令，僅得小室一間。早餐火腿蛋，麵包，牛油，菓醬，不另取費；午晚兩餐，如在旅館吃西菜，每餐另納兩先令，出外吃中國小館之例菜，僅須一先令六。加之車錢，洗衣，零用，每星期需約三磅至三磅半。預算每月十五磅，略覺不敷，將來或須移居鄉間，務資撙節。

英倫情形畧似上海而規模宏大。街市中汽車往來如梭

，公共汽車多至三百路，初來者不識方向，不敢乘坐。地道電車組織比較簡單，速率亦高；現時前往學校，已可乘之矣。此間婦女有職業者極多，老少美醜，莫不俱全，有「皮吃」癩者，查與乎來？

今晚爲學校二十五週紀念日，想此時禮堂慶祝「刺世紀」，笑語喧雜，樂且無窮，若無英倫之行，或亦列席盛會，追隨諸同學後，一聆校長回國後之報告也。（下略）

通信處

Sung Ho Ling Esq.,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Ernsburd Circus, London E.C.2

England. (Via U.S.A.)

丰臣秀吉致朝鮮國王書

——請假道以伐明——

日本丰臣秀吉 謹答朝鮮國王足下：吾邦諸道，久處分離，廢亂綱紀，格阻帝命。秀吉爲之憤激，披堅執銳，西討東伐，以數年之間而定六十餘國。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入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澈；壯歲必耀武入表。」是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藩，後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之。秀吉人間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爲前導！



二到北平去二

先打清華，
再贏燕京。

我校足球隊與籃球隊，每年必與清華燕京作一度友誼比賽。去年清華燕京曾來天津，今年我校應去北平，故體育課已擇于本月三十日，將籃球與足球的隊員，開往北平

，大戰清華燕京。聞本年清華燕京之足籃球，實力較弱，我隊必可全勝而歸。惟望我隊隊員，勿驕勿傲，竭力發揚我南開的精神，他日全勝歸來，則同學之歡悅為何如也！又體育課佈告，凡同學欲於年假赴平參觀比賽者，務於本月二十六日以前，到體育課報名交費，以便交涉半價車票。

二董事會常會二

本校董事部於上星期日下午二時在中學部舉行常會，惟截至本刊付印時，會尙未散；結果如何，當於下期本刊中公佈。

二寒假來了二

——大考已到——

本學期大考已定於一月三十日起舉行，約一星期考畢，隨後即放寒假三星期。聞二月十日報到選課，十一日即行上課云。

二黨義演說競賽二

——我校優勝——

本市整委會訓練部發起之大學組黨義演說競賽大會，已於本月十五日在工學院中山堂舉行。此次參加之學校為工業學院，法商學院，女子師範學院，水產專門學校，新醫專科學校及我校，每校代表三人。上午十時半開會，直

至下午六時始散。我校代表為曹漢奇，李濤及楊璉玉三君，講題已見本刊第七十四期。各代表講演畢，即由市府代表陸潤普，警備司令代表顧如舟，公安局代表李漢元，及教育局代表劉法會等，宣佈評判各人講演結果。我校代表曹君漢奇以八十四分，獲居第二，得大墨盒一個，黨化書籍二本，楊君璉玉以八十二分六厘，獲居第三，得中墨盒一個，黨化書籍二本。團體總分第一，為我校所得，獲銀盾一座。

二東京之復興二

——翟主任在紀念週報告——

上星期一日上午八點，我按照例舉行紀念週，由本校教授文科主任翟毅夫先生報告「東京之復興」。翟先生略謂：報告「東京之復興」，是欲舉出一個實例，以證明日本人能打破極困難與不可能的環境，而創造一種新局面。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日本地震，東京焚毀。日本乃向外國借款，改建東京，政府既能採用最完善之方法，增地築路；而人民尤能不惜犧牲，移屋遷居。不數年間，東京復興，

其精神殊可佩服！

最後覆主任又談到日本之社會事業，對於東京復興後橋樑之增加，交通之發達，以及公共事業之改善等，皆有極簡要之報告。

學術講演

申君又棖，學識淵博，於畢業後，即在本校担任數學教授，講解清晰，頗得好評。上星期三日下午一點半，理科學會特請申君講演：*Tensor Analysis*，聽衆極爲踴躍。聞上星期五日下午，申君又作第二次講演云。

市政班參觀市政府及縣政府

本校市政班自覆教授任課以來，極爲熱心，不但研究學理，對於實際，亦甚注意。本禮拜六日下午一時覆教授又領導其市政班同學乘車赴市政府及縣政府參觀，並印有问题多條，以便至時發問。聞參觀者除該班同學外尙有多人云。

要筆杆的大聯合

上星期六(二十一日)下午，校長宴請服務於天津各報館之南開同學，中學部出版委員及大學部出版社職員於本校中校部。計到會者有服務各報館出版同學十人，中學部出版委員九人，本社社長職員等七人。五時許咸集於校長辦公室，由校長申述召集此會之意義，大意謂南開之精神在時時的長。時時的進，不特在校如此，出校亦如此。故集校內外出版界同學於一室，思一進取之道云云。繼在會議室用飯，計四棹，菜極豐。且食且談，服務於民國日報之姜希節君，更詳述其在新聞界三年來之經過，頗多懺悔之詞。餐畢復集議於校長辦公室，由姜希節君提議爲增進知識，互通消息起見，應組織一永久團體，以便進行。經全體贊成，當選定大公報社杜協民君，益世報趙漢野君，民國日報姜希節君，商報唐際清君，庸報李士崎君，中學部出版委員李士琳，張敬載兩君，本社社長范士奎君及編輯主任樂水慶君等爲籌備員，又選杜協民君爲主席，樂水慶君爲文書，並定今日(二十四)下午五時在中學部開籌備會。八時許，服務新聞界諸同學之辦公時間將屆，遂散會。

二眼看錦標歸來二

天津聯合越野賽跑已於本月五日舉行第一次比賽，結果我校以六分之差屈居南中之下爲第二。第二次比賽本定於十二日舉行，但因雪展期，至十九日始舉行第二次比賽。是日下午三點半自中中中學出發，仍繞本校及八里台由馬廠道而至中學。近日我校楊鏡寰君因預備表演舊劇，久未練習，列第二名，其餘各隊員莫不奮發，故成績皆較上次爲優，結果我校共得三百五十三分居第一，南中得三百零六分居第二，總計兩次分數，我學已超出南中四十一分。深望本校各隊員努力練習，諸同學多加鼓勵，預備於第三次比賽時仍獲得優越成績，則錦標歸來當無疑矣。

二女子籃球隊二

——戰勝奮勵隊——

上星期六下午四點，我校女子籃球隊在東馬路青年會健身房，與奮勵女子籃球隊比賽籃球。奮勵隊實力太弱，

技術遠不若我隊。故交戰時，只有招架之工；並無還手之力。我隊隊員衝鋒奔陣，如蒞無人之境，東驅西馳，屢建奇功。結果，我隊以二十與九之比，大勝奮勵。

比賽完畢後，我隊隊長程祥淑女士宴請隊員與李朝梓與萊公，席間又有王基女士與八大人作陪。飯菜豐富，吃不勝吃，穆隊長之盛意使萊公感激不盡！

二錦標誰屬二

——皆待隊員努力——

華北足球比賽已定於本月二十七日起在本埠舉行，我校頭隊當加入高級組，二隊加入初級組。按我隊隊員雖多新手，但技術優良，不遜於舊隊員，果屆時大加其油，則錦標獲得，極爲容易。又我隊足球隊雖稱雄於華北，但因球運關係從未獲得華北錦標，深望各隊員努力練習，給我校足球開一新紀元也。

二足球戰敗二

上星期六日下午三點，我隊足球頭隊與英兵蘇格蘭隊

比賽足球，結果以一比零，我校負。聞此次我隊只有十人應戰，故遭敗北，殊可惜也。

女同學會二週年 紀念慶祝會盛況

上星期五日晚八點，女同學會假秀山堂大禮堂，補行女同學會第二週年紀念慶祝大會。首由主席胡安素女士致開會詞，略述女同學會之近況及工作。次由黃主任演說，大意謂「在沈悶和寂寞的當中，女同學給男同學演『寄生草』，那麼同學再不要說沈悶和寂寞了。女同學的功勞很大，她們能夠調劑同學間的生活。」黃主任演說畢，校長始矍然而來，精神飽滿，笑容可掬。未及入座，即由主席強其演說。是晚，校長方自北平為汪君証婚歸，及於歡呼拍掌聲中，大談其為証婚人時之訓詞。最後並反覆申述男女宜彼此了解，互相尊重人格。中國變化太速，男女不知如何自處？男女社交宜慎重，彼此當研究男女之究竟，果能有正當之社交與戀愛，則校長極願為証婚人。記者按

婚姻關係終身，如不慎重，則痛苦極深。惟人在青年，血氣方剛，男見淑女而愛之，女見吉士而悅之，慾火難遏，遂易誤入歧途。如何使此四百男女青年皆能彼此了解，不貽終身之戚，則校長之責任亦重矣哉？雖然，校長不過居領導之地位而已，至如日常行動，則尙在同學之自愛耳，記者馬齒已長閱歷較深，故對於校長之訓言及同學之前途，深注意焉。

再次由「寄生草」之導演者張平群先生介紹劇情，張先生，妙到毫釐，口齒清晰，態度鎮定，面部談諧，言語滑稽，全場觀衆，莫不大拍其掌，張先生真有根也。張先生報告畢，「寄生草」開幕。劇情為一好說懶做之太太，經過其哥哥種種的懲勸，卒能成爲賢婦。此劇由梅貽玲女士去包恩言，孫家榮女士飾吳春華，盧毅仁女士飾吳太太，周英女士飾周小姐。記者不惟藝術，弗敢妄評；惟梅女士之表情，孫女士之動作，盧女士之說話，周女士之態度，以及全劇之佈景與化妝，自拙眼觀來，俱臻佳境。故自始至終，全場皆爲笑聲所充滿。大會散後同學成贊嘆不止，如是，則導演張先生與諸位演員，可謂完全成功矣。

，選舉之紛糾虛糜不能發生也。深望張先生及諸位女士努力，以後多供獻幾齣新劇，以酬謝同輩之沈悶的和寂寞的生活。

(秉公)

二校工會幹事交替

自校工會三屆幹事選出後，舊幹事何紹斌等即行交代。現聞各項職務均行交代完畢；並聞新幹事長為吳長楨君云。

二商學會末次會預誌

商學會定於本星期五日七點，在秀山堂二一零室開末次會。內容約為校長演說，主任演說，會務報告，選舉職員，及遊藝茶點等。聞其遊藝項目甚多，除由該科各年級同學及教授等分別擔任遊藝兩項外；並將由該科女同學表演新劇「小麻雀」，以助餘興。

二上海商業銀行來校辦公

本市金城銀行曾在本校設立辦公分處，專辦存款與儲蓄等事宜。頃聞該行因故已於本月十六日遷往中學辦公，

上海商業銀行則繼其後，來校設立分處，仍辦存款與儲蓄等事宜。

二公主包圍主任

要糖歟？賣糖歟？

上星期五日正午十二時，仇主任赴牛肉舖餐。餐畢，公主王氏姊妹要來仇主任請客，仇主任不得已，遂以銅元二十枚，購糖數塊，分贈於彼等。此時，在廣泰康飯館吃飯的諸位公主，聽說仇主任請客，遂擱下刀叉，急忙跑出廣泰康，把仇主任團團圍住，強迫請客，一時「仇先生怎麼請他不請我」，和「就他可以請，我就不可以請嗎」之聲，嗷嗷不休，仇主任遭此打擊，大有「悔之晚矣」之嘆！

二黃太太與梅小姐

——各具其特殊的「力」——

上星期一（十六）晚，黃子堅主任應文科學會之請，接演其二段「日本之一般」於思源堂二一零教室。是日大雪紛飛，氣候奇寒，大中路上，幾斷行人。惟聚一室而聆宏論

者，仍以百計，黃太太亦冒風雪而蒞止，為會場生色不少

● 鐘鳴七下，主筆一段介紹詞既畢，黃主任即携其「陳齒」

名詞而登臺。既登臺矣，黃主任先來一段開場白曰，

「想當年在美國讀書，那時黃太太還是梅小姐呢。若遇有

演說的機會，而當年的梅姐又在座，一定太賣力氣，慎重

其事，結果總不壞，現在呢，演說機會太少，梅小姐又已

變成了黃太太。所以今晚的講演，雖有當年的梅小姐在座

，恐怕說不好了！……」聽眾聞之，哄堂大笑；而在

座之黃太太——當年的梅小姐——則欲笑而口不啓，欲罵

而人太多，只好面紅耳赤，一效侯喜瑞之飾寶二墩！毛回

家後有無下文，則非記者所得知也。

二 好事多磨 越忙越慢

新貴的古巴公使夫人凌太太借中學部主任張仲述先生

乘輪赴滬 轉道放洋一節，已誌本刊。孰意好事多磨，船

出大沽口即遇大風，行六日始達煙臺。據張仲述先生自煙

臺來電，劉滬須在二十號，適林肯號啟旋放洋之期。本刊

與讀者見面時，凌太太等一行當已乘長風破萬里浪而渡日

本海矣。

二 「二爺」發憤忘食羣疑失踪 「地方」四出探訪堪稱盡職

據專電：國家不幸，內亂再起；赤俄逞強，侵我邊疆

，內憂外患，相繼踏來，愛國志士，於心憂之！商四同學

卜學鈞女士，憂於心者之一也。而閱報室中，亦常見女士

之芳踪焉。上星期二上午十一時許，女士又臨閱報室，細

察當日國家大事。惟圖書館門窗緊閉，鈴聲不得入，而女

士又一心專讀大公報，兩耳不聞窗外事，故十二點及十二

點一刻兩次鐘聲，均未聞之。午飯時，同棹均到，而女士

獨缺席。久候不至，眾異之，急報「地方」。「地方」聞女士

失踪，驚若木雞，立即乘飯盆，擲筷子，奪門而出，四下

探尋，終不可得。乃急返秀山堂 電詢下宅是否已回家。

孰意電話不靈，久要來不來 時鈴聲噹噹，上班時屆矣。適

女士聞鐘聲，以為午飯時矣，急奔飯廳而來，至秀山堂，

遇「地方」於電話室，「地方」見女士，驚喜交集，急乘電話

筒而詢女士何之，女士以告，「地方」連連稱幸，而女士則

三呼「倒臺」。

又據東宮通信社電：上星期二日上午，少奶奶訪卞二爺，未見，及往各地查尋，亦未見，遂以二爺失蹤之事，稟知地方。地方因職責所在，不敢違悞，急遣幹探往各地偵察。惟據探馬報到，二爺確無踪影，紫禁城不見，秀山堂不見，圖書館不見，思源堂不見，銅像之前不見，小河之岸不見，西極亭之西不見，北極亭之北亦不見。地方聞信，焦灼萬分，遂打電話，發電報，向各方面竭力探詢。一時，禁城以內，謠言迭興，人心惶恐，秩序大亂。至下午六時，地方等正欲晚餐，適遇卞二爺嫵嫵然自北而來，地方悲喜交集，大責二爺不當不告而別，以使他人着忙。二爺急應之曰：「反正是沒有不了，你們又何必着忙呢？」

第二天的晚間，蘿蔔跑到寢舍報告衆公說：據卞二爺說：她昨天上午走出圖書館，想着到閱報室閱華北明星報，不料正有一位同學手裏拿一本英文字典，在那裏按着華北明星報大看而特看，二爺乃回到女生休息室，讀其法文。發奮的結果，把吃飯居然會忘了，等着走到秀山堂一看表，才知道是下午兩點，於是一氣而不吃飯，打字一直的

打到下午六點。衆公起初還以為蘿蔔的話，太不可靠，一個人那有不吃午飯的道理，除於上星期四日下午十一點半，特訪卞二爺於打字室，詢問究竟。據卞二爺說：確有其事，並非謠言。故公佈之。

二舊詩新咏之酬贈

——顧先生與王六爺——

文科四年級同學有顧先生與王六爺者，交稱莫逆，故食同掉，居同室。某日晨，六爺起床，伸臂張呵，頗帶懶意，中心若有所思。顧先生靈機一動，立刻咏詩一首以贈六爺：「打起黃鸝仔（讀宰極幼小的動物之通稱），莫在枝上踩（踏）也，踩時驚爺夢，不得見六奶」。時六爺之詩興亦發，即咏一首以答顧先生：「打起小黃鸝，莫在枝上壓（讀登），壓時驚我夢，不得到關東一，蓋先生關外人也。」

二校友消息

——洞房花燭——

一九二五班畢業同學汪心濤君，在校時以能文聞於校，為本刊創始期中之健將。其「三年來欲吐之一鱗」一文，曾傳誦於八里臺。出校後服務於新聞界，最近更名「滔」。業於本月十九日（上星期四）下午四時在北平西長安街華北飯店與張葆慎女士（本市女子師範畢業學生）結婚，並請校長，前往證婚。聞校長上星期三赴北平，即係為此云。

本社顧問

余協中先生	翟毅夫先生
翟兌之先生	趙鑑唐先生
唐伯原先生	何醉甯先生
姜立夫先生	邱宗岳先生
關健南先生	黃肇年先生
劉澤民先生	黃子堅先生

本刊價目表

郵費在內

校內	零售	半年	全年
國內及日本	五分	七角	一元二角
香港及國外	六角	八角五分	一元五角
	七分	一元	一元八角

本社職員

社長 范士奎

秘書 王之杰

編輯部

主任 樂永慶
 言論組 李濤(組長) 李銳 阮冠世

學術組 胡篤志 曹漢奇 張桂
 吳大任(組長) 張志基 陳省身

衛寶瑛 張相會 朱席儒
 趙松鶴 周英 華文煜

文藝組 孫毓棠(組長) 賈問津 梁家椿
 萬家寶 顏毓衡 張羽

雜俎組 谷源田(組長) 曾憲雄 曾用修
 王純修 端木新民 劉式憲

校閱組 曲有誠(組長) 穆祥淑 張志剛
 王守媛 樂永慶

經理部

主任 張志剛
 發行 王守媛 陸華欽
 會計 穆祥淑
 印刷 王光超
 廣告 卞學鈞

出版社啓事一束

(一)

關於校聞收集，本部雖有專人負責。惟私人探訪，難免遺漏。仍望各課各學會及其他課外組織，按週將所有新聞，於每星期六上午十二點前投交第一宿舍曲有誠君爲盼

(二)

本刊集稿，在每星期四日。請各負責編輯及投稿諸君，於每星期三晚十點前將稿件送交第二宿舍樂水慶君或各組組長爲盼